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五

男



從子 輿 全 校

輿 全 校

書

荅王懿誦喬星渚喬南齋

昨承三兄問先儒云涵養未發之中又云未識得涵養箇甚此切問也弟已畧陳梗概又恐言之未析故再申之涵養未發之中是主宰吃緊工夫若不得門徑曲折次第易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一

至恍惚難以的確欲得未發主宰只遵朱子用功先從大

學或問整齊嚴肅四說答胡廣仲欽夫未發書此是主敬

第一着次即從立志知性下手答陳超宗示喻林德久殿

記方耕道示問程允夫可欲何叔京持敬之說林擇之古

從只已發未發說諸篇最切要可循以行之能從主敬體驗

未發氣象而有所見如荅耕道擇之叔京書中語已發未

發說此敬中著見得手最直捷者但恐所見猶屬影響即

從荅陳超宗德久允夫書中語合下立志主敬知性兼下

工夫實實體驗見得心中四德四端大概規模渾然燦然

氣象在這裏方有把柄方得親切的確如此用功必有所

得仍主敬以持守之務要常見常守乃不散漫此後方好
節節用知行工夫向前做去也此數篇須熟讀熟玩切身
體認自有入處程子云能敬則知此卽答耕道擇之叔京
已發未發說所云謝上蔡云人須識其真心卽荅超宗德
久允夫所云雖若不同必自主敬始能主敬以知性實有
所見仍不舍敬守之功在人反求默識驗所入而存養之
自然貫通一串始知朱子指示門徑誨人深切隔數百載
涵泳遺編如質一堂親聆提命後世學者何幸如之三兄
以爲何如弟鄙見如此不知當否高明有契更須徃復此
件透徹是立脚根本專望留意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二

荅王懿誦

來諭第一條據朱子荅石應之云公謹意緒多支離更與
鏤切故以身警之向來支離者只是講說多非如他家博
雜支離也承問夜夢不定來夜氣箴宜深體之工夫在旦
晝所爲嚴氣正性凜然常存臨卧與初醒時尤着力提撕
乃能貫通於夜一切閑雜有累於操存者皆屏絕無稍戲
慢留戀方得專一也

荅喬秦川

丁未五月

昨蒙枉顧又承下問稍陳鄙見不知當否長兄學業素優
今宰百里舉而措之游亦有餘乃問及鄙陋弟實無知何

敢妄說狀雅意殷勤不容不答吾兄云此行淨洗利念力
務恤民旨哉斯言牧民者實抱此心自有許多善政次第
施行豈易得之時輩者哉敬服夫百里之宰未可忽視一
方百姓養教生全安危利病之責係屬於身是何等重任
何等大事敢不兢兢業業以求盡職耶但所行有名實則
已心不可以不竭所務有法度則古訓不可以不式視民
饑寒如已饑寒視民困苦如已困苦不敢有一毫私心不
敢有一毫怠心不敢有一毫矜心僞心事事耐心盡實做
去此體之在已者也若先賢所行卽我師範不加講求何
以得當如朱子文集自十一卷至二十九卷言治道九十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

九卷一百卷紀歷任行事自七十七卷至八十卷自八十
八卷至九十八卷紀諸賢行事有關於治道者甚多當細
心玩味又如歷代循吏傳

先從兩漢看

呂氏實政錄亦當研究

此求之古訓者也蓋吏治道理先儒說在這裏必講求實
踐始無舛錯卽仕學大乘未信編亦可參看必酌時政與
古法相通合一脉路要以勤恤民隱爲主能恤民則所以
盡職者在是矣因昨說叙二十四條呈覽伏冀採納

牧民二十四條

潔已

此立身第一義稍有汙染不潔處向後治道便難言矣

仁心
凡功令所當得外一概屏絕非但詞訟受賄也

天地父母生我原具不忍人之心有萬物一體之責平
日讀西銘便見民胞物與是我本心仁體况爲民牧則
生民疾苦必關痛癢方有吉凶同患意思須至誠惻怛
肫肫懇懇隨事隨處總此愛民至情深入民心方有行
政根本若無此心則政事特具文耳近思錄載明道橫
渠兩先生爲令數行其愛民仁心至今可見

敬和

氣象宜整肅所謂敬也敬則心不馳人不敢犯又宜謙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四

不可做宜平不可暴所謂和也和則心不乖戾人便親
近傲與暴二弊最害事亦不敬也須時時省察克治○
革兌二卦象傳宜實體驗

儉朴

衙內用度須量入爲出布衣疏食力安淡泊一切歌舞
戲劇之類槩行屏絕上下家人皆稟朴素

勤勞

早起晏眠勿耽逸樂上下文書呈詞之類糧稅等項總
數必件件過目若看細數更好糶穀收糧斗斛食物草
料給價必親驗親放親收親給不可假吏胥家人手巡

夜亦親行看命案災傷田畝等事減從急往自備供給
毫不擾民

精詳

一切事務審量而後行稍不留心便有舛錯雖忙中亦
不可漫行朱子答廖子晦爲政須有紀綱一書當體驗

關防

欲防吏胥作弊必自宅門內始守宅門者擇老誠人司
之衙門子弟親友幕賓家人輩常常講說戒飭謹守法
令不可通外竅開獎實使其心皆體已心助成善政不
然罅隙一生弊端百集有不可言者難言治矣此條立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法宜謹嚴

勸農

此條朱子文集中最詳宜錄示而符之

催科

當於催科中寓撫字意視年豐歉而緩急之須思入民
心令其樂輸方是循良作用久欠者間懲一二以警衆
錢糧各項須一一記得隨收隨解防吏侵欺票宜編號
逐日算結與幕賓商防察之法

積貯

朱子文集社倉之法有三領粟於上官而行以紳士大

家散歛收息者五夫倉也紳士大家出粟散歛收息者
金華倉建昌倉也令尹設法置粟散歛收息者光澤倉
宜興倉也上官發粟固善矣若令尹度邑中無碍規例
銀悉捐以爲社倉之本按四正方四隅方各設一倉官
捐以倡下捐以應由少積多各足其數數亦無定官度
民數立式多多益善必以紳士之賢者主之而不叅以
官吏以至誠惻怛視民如子之心籌之而不參以刻急
嚴酷之法庶乎有成績矣亦在牧民者實心審行耳社
倉是備荒良策然當順人心察弊端善爲之以勸紳士
大家輸粟立倉有費故也呂氏云民之好義由感不由
劫若不順人心察弊端強人輸粟吏胥乘機作奸反致
擾害須俟深信樂從然後行之爲愈焉○賑荒法見
朱子文集陳幾亭鄉邦利弊考當預講求社倉借有田
而歲凶者官倉賑先無田者次有田者故小荒則官倉
賑社倉借大荒則社倉亦賑無田者

田畝高下肥瘠

一邑田畝自有高下肥瘠不同命里書保正繪四鄉田
畝順庄寫田某庄肥某庄瘠某庄中常常看記有公事
到鄉卽召鄉老問其肥瘠收數與畝澮溝洫如水道不
通堤坊不固便可知其利弊以相工作鄉老至縣庭亦

淳諄問之

戶口貧富

初到任戶糧房進糧銀田丁冊留衙內以爲底本凡有一人而分數名者數家而同一祖名者命戶糧房注明皆以現在人戶爲主寫明某人卽某人則人之有田無田田多田少可知丁冊寫明農工商賈貧窮與否則人之有業無業極貧次貧可知此項須平日留心蓋貧民無田無業最可憐憫牧民者宜恤此輩有田有業者勸之力行節儉餘一餘三以備水旱無田無業者勸之勤力傭工小爲買遷以餬口食古人賑濟之策專爲此輩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七

官素知之則吏胥不得作弊矣○此二條圖冊紙筆費官給之切勿擾民事如無事方妥

訪問利病

接見紳士百姓須虛懷請教地方利病令其盡言無隱可行者劄記酌行庶可周知民困

不輕簽差

差票必是命盜大事方行一切細故槩不動筆卽當行者亦必慎重此條與嚴關防一例最要緊

正風俗

民間風俗家庭乖戾由於不篤情誼勸士民事親事長

慈幼務盡禮法敬順不悖以養和氣鄉里澆薄由於私利勸士民濟貧周急矜孤恤寡以厚戚屬奢侈成習由於不節儉勸士民服食冠婚喪燕力行儉朴以留有餘藍田呂氏鄉約當舉行焉其淫祠宜亟毀老佛之教屏斥之

禮賢

先儒蒞任首重訪賢邑中紳士布衣有道高行端通達古今者親造其廬訪問治道民生休戚尊禮之既得益所未學又足鼓舞後輩

重祭典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八

祀 聖廟儀注品物必考會典躬親看驗祭前齋戒祭之日更加敬謹從容整肅必致其誠祭 啟聖社蜡諸典亦如之

表先哲

邑中名宦鄉賢有道德事功可繼先賢者特祠專祀流寓之賢亦如之

褒揚孝弟節烈

實盡孝弟者頗少有則亟表以敦本行節婦頗多擇其苦節者表之烈婦烈女亦少有則亟表焉

興學校教士教民

興學校最難言朱子在漳州擇士之志於學者延李堯卿楊尹叔林一之至學中置賓賢館以處之以佐教官以式多士教士遵安定先生學規明道先生太學教法伊川先生學制朱子白鹿洞學規以變士習上者勉以聖賢明體達用之學次者潔已敦倫睦鄰守法不率教者罰斥之各鄉立社學教民遵實政錄所載各鄉用保正正副二人月吉聚民講 聖諭紀善惡善者獎勵惡者責改惡大不率教者聞於官以懲之教士教民之法行則士民之賢不肖了然可見保正切不可用生監用百姓之賢者奉行無過則獎以羊酒號以善人自然奮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九

起任事有作奸受賄者懲之南軒先生命各鄉推舉者宿爲鄉老自鮮作奸受賄者○清盜之法責捕快尤當責保正保正鄉甲清明則盜無所容訪有竊盜舊案可據者一經再犯痛懲以警緝盜則用二三能幹捕快獲則有賞否則必罰奸民之舍盜者宜加痛懲○武備亦令尹所當研窮朱子在南康漳州時亦論及此語類一百一十卷實政錄城守卷鄉邦利弊考宜究心焉

敬老

月吉必請年高有德行者數人略如鄉飲禮賓之意令尹具酒食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如橫渠先

生所行問民疾苦訓戒子弟必以孝弟忠信爲諄諄焉
間歷四鄉亦如之

御吏

明道先生云正己以格物此是要訣令尹持身清嚴吏
胥自不敢犯法猶有狡猾者或託公言以售私或借上
官以恐嚇或假嗜好近習以投間此處最宜留心犯法
重者萬萬不可追

清訟

清訟之道在到任始如朱子任南康漳州時先行曉諭
諄切務令士民敦倫睦族守法和鄰改過遷善毋好爭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

訟其以訟至庭者先訓以和睦至情懇惻教誠然後剖
其曲直剖已又復勸諭毋再至公庭必大受刑辱此風
行自然訟省原告虛者加倍痛懲亦清訟一法命盜切
不可株連無辜自盡命案宜速結

懲奸

士不率教包攬詞訟侵食田財民不率教陵蔑孱弱嚇
詐財物吏胥不率教舞文弄法婪賍侵公此輩屢飭不
改擇其尤者痛懲一二自知畏矣

右二十四條畧言大槩詳細處難以筆盡保正社倉二
條善行之則利民不善行之則害民不可不慎也夫牧

民之道以前七條爲綱後十七條爲目誠有潔清之操
仁愛之心敬和儉朴之德加之以勤勞精詳之才識關
防之嚴厲則綱領正矣至於爲養爲教敬祀禮賢訪民
隱正風俗等項次第行之則條目得矣未到任時先行
密訪得其利病大端初到任必亟正其綱攷攷訪聞惟
恐不得盡職一種肫懇切摯意思時時流露兩三月後
士民有相信意度其緩急凡所當行者無躁無怠勸以
孝弟睦婣知尊卑長幼之分節儉畜積備水旱不時之
災養之教之便是太平之治吾兄積學已深愛人有志
倘不棄鄙見平和倣去自然人心感仰政成化洽位之
崇卑不必計也人之知否不必問也但求上不負聖賢
遺教祖宗世澤下不負平生所學士民所屬望而已樂
何如哉弟觀史冊名臣道學後繼以循吏循吏者道學
之弛張而名臣之先步也公事之暇如周程張朱書綱
目名臣言行錄陸宣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等集玩味
擴充則異日道德事功必追踪前輩矣惟望努力再啟
不盡

寄喬秦川

歲內聞吾兄政教感孚因有江陵之薦直道在人信屬不
誣曷勝欣慰從此操守愈清教化愈廣可以大行所學名

位之崇高又其自至者矣令郎來舍道吾兄下問盛意弟
踈陋無識何能有裨高明况茲大邑尤難輕言然邑有大
小理無彼此伏望蒞政之道以正人心厲廉耻尊賢敬老
愛民肅吏勤事察微爲先民以事至庭者必隨事教戒於
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再三勸勉暇日召諸生於明倫
堂以此意諄諄教誨之孝經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五句真治道要訣至於好學善士孝子節婦必加禮貌旌
表以風動人心若誑狀唆訟挾事作祟者或告犯或訪問
的確不差嚴究一二人亦清訟一法正所謂示之以好惡
而民知禁也高明以爲何如地大事繁宅內人多尤宜整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一

齊畫一仍望於前七條留意此是行政根本本正自少錯
矣便述數行奉候興居不盡

答喬秦川

辰戌

時與令弟相聚得悉吾兄福履康吉政聲洋溢將來見知
各憲廕庇郡省生民非僅百里已也接手教知以實心行
實政凜冰玉之操盡養教之職神君慈母自爲刻勵大非
俗吏所能及欽仰欽仰來教儉可行於身云此固人情
之常然宅門以內須皆知此意同有守法効力之心方可
共濟吾兄宜時加勸諭而稽察獎實以防作奸亦宜切切
在念令郎尤宜防察以輔不及則此身立於無過之地而

政可行矣烟戶門單生理田地冊本之王陽明先生近來
只成虛文保甲法緊要在鄉正鄉副呂新吾金閭齋兩先
生言之最詳須擇士民之有家業而忠信諳練者與之明
其旨講其法始有實惠不然未見有益清查之說須極徹
底澄清之原必如朱子經界法庶能盡善然在當日已屬
難行則後世可知求教所云不擾累禁私派革奸役如此
行之甚妥烟戶冊當寫二本一申上一留署更爲東西南
北四正四隅地圖註明庄村常在案頭繙閱則百姓之恒
產有無多寡田地高下肥瘠漸有成局是知民事要着也
大抵吏治之道以順民心爲主利民之事甚多弟曩編吏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三

治集覽一冊托南老錄呈吾兄暇時寓目酌其可行者實
實做去自有利於百姓仰追先哲矣弟實愚昧無知惓惓
之衷稍達所見別紙數條並呈覽

別紙

一本周程張朱四大賢以行政爲良吏者一邑百姓皆當
撫卹之須有父母斯民恫瘝如傷之心然後政事從惻隱
心胸流出能盡心盡道者惟四大賢幸其治績猶有可考
必反復玩味心四大賢之心學四大賢之學行四大賢之
政如某件某件可行母爲力所不及母爲時所甚難合乎
人心宜乎土俗斟酌盡善以措之務有一種肫肫懇懇愷

惻情詞使我心見信於百姓百姓深信乎我心庶乎無阻
碍矣

一潔清以貞守四大賢之潔清不待言矣卽杜詩孔奮張
堪諸君子皆以此自立根基故取信於君友垂清白於史
冊非高遠難行者也

一教勤儉蓄積以備荒民貧由於不務本節用士農工商
各有常業須力爲耕作貿易節儉留餘以備水旱婚喪
燕會之類力崇儉朴本家禮略更定立爲條教使人尊守
游惰奢侈者罰之鄙斥之黃霸召信臣傳可做而行也或
朔望或理訟或臨學凡與士民相見皆以此意諄復曉譬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四

如家人父子不忍顛覆流離以示預備之道

一教孝弟睦嫻以厚俗此事近日官長皆目爲迂談不加
講行風俗愈趨愈下深可嘆息若賢守收能遵韓延壽傳
所云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食接以
禮意問疾苦陳和睦數語屈尊貴而謙謹懇惻諄切以諭
士民安有不感動興起者張明公大賢也亦本此施行後
世臨民者全不知此義是所望於有心教化者矣

一禮賢士以崇德訪士之式有三一曰行誼一曰學業一
曰才幹所謂行誼者必訪其立心忠信果有孝弟慈愛之
誠制行清白果有公已利物之實若心行不符則非直行

誼矣所謂學業者必訪其讀何經史窮究何等義理果能有得於心若徒章句時文則非真學業矣所謂才幹者必訪其講求何等吏治果能實見於用若徒鈔襲記誦則非真才幹矣江陵名邦必有其人如任延好士可以爲法朱子仕漳舉李陳諸儒禮之學宮亦卽此意

一通下情以知利弊下情不通則民苦不得上聞如黃霸傳所云吏民見者輒與語數行張明公行狀所云召鄉老諄諄告諭使往告其閭里數行最可法雖張明公政事非霸所及然叅而用之頗有效處如臨庄鎮卽召父老與之款語問民有無畜積備荒之資與孝弟睦婣忤逆爭鬪之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事擇善者禮貌之當興革者酌行之有言已過及吏役奸弊者樂受之使欲言者皆得直達則左右不敢壅蔽久之民情愈熟事理煩難者士民皆樂言矣

一興學校以端士習朱子文集中劉子和傳實教士規矩若以此篇與教官商酌躬行以率先之使士子知法則亦善策也但難有如此賢廣文耳

一行社倉以濟窮民平日留心窮民實數果係無田無業者當有以安頓之或官有可措置官行社倉則朱子集中光澤縣令張訢所行可法也或勸大家商戶自行社倉則朱子集中南城縣士商吳伸吳倫所行可法也蓋一縣窮

民每遇饑荒實大可憐檢此二篇一以自度有可爲者而爲之一鈔送富家勸其勉爲之此事雖難強行然預備之法無踰於此要在有以感動倡率之若朱子救荒事實會南豐趙公越州救災記皆宜素講者矣

一懲奸宄以紓惡詞訟一條必以勸民和睦息訟無爭爲先如韓延壽吳祐諸君子甚可法好訟者秉理剖斷按法懲治以警刁頑若積惡不悛之徒尤當留心懲創此類須令各鎮保正密寫其姓名惡行居里送閱斷不可輕發或待其犯法或穢跡彰露痛懲一二使爲惡者知懼亦彰輝並用之要着也且宜減從勤出訪察在城內外有不孝弟
正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六

者包攬詞訟者倚強陵弱者間一摘發之則人人知官長耳目甚廣自不敢橫肆矣御史役亦然
一彈盜賊以安民本邑故賊地保捕快平日素知之須於懲奸條內責成地保捕快摘其尤者重懲或如程子用桡舟數人使察爲惡者亦以盜彈盜之法也

右十條謹據愚見略爲疏說他如訪里長重耗之弊嚴吏役騷擾之害禁供應科派之例結假命拖累之案謹積貯擇糧房正佐貳興水利練士卒等項皆當究研要以直慈愛一法令爲要緊記云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則民致行已以悅其上朱子云政事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

截然而不可犯

此篇朱子答廖子晦見文集四十五卷

玩此則知愛民之心

御事之法並行不悖蓋慈愛不真則不能感動人心法令不一則儉人作奸恩不下逮伏望吾兄專意以古循良自命肫懇整肅以行之則四大賢及漢名臣之治績可以繼美而知遇之合亦其不期而自至者矣弟近年屢病氣血衰頹耳目聾聵別無用心處惟此耿耿一念不忘於中值吾兄好古愛民實近日牧令之傑出萬萬者故不揣冒昧直率言之尚希裁訂三年政成拭目以俟心照不盡

答喬秦川

令郎歸得悉吾兄潔操善政力追前賢清查舊欠不用吏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七

役而用里民人心感悅頌聲載道欣慰無似接手教知貴治繁劇頗費料理從來附郭大邑是繁中之極者興除振作自不容易但於省事寧人察奸剔弊之中爲之明照整頓則地方卽受其益至於尊老禮賢教士恤民崇廉耻明禮讓勸節儉勉積貯省刑罰抑強暴等事則無不可爲者吾兄仁心長才設施應無難也歸里之說亦是上着須徹底清楚毫無未了方可翩然而回讀書課子原屬性分至樂他人不能勇退而高明有意於此遠勝流俗萬萬矣弟實寡學又兼老病愧無以爲獻止述所見未知當否統祈裁酌數月來時與令兄令弟聚語甚有切磋之益我輩出

處各各有事都是道理所在望吾兄爲道自愛

與喬南齊

吾兄天資高學力強小學易詩皆已成誦循是以往更讀諸經及朱子文集大學或問近思錄立定課程兩三年一經大率七八年則尚書春秋禮記可以成誦七八年之中誦讀講習無有間斷雖未能盡其精微而大義可通志氣開明許多義理常在目前必有得於身心切要之旨若夫文集之綱領條目亦有可得而言者首十卷道體源流聖學體用悉涵泳於賦詩之中自十一卷至二十九卷奏陳治道論議政事之大規模也自三十卷至六十四卷與朋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六

友門人論體道工夫精密之義也自六十五卷至八十七卷或發明至理或辨別學脈或序述著作或跋記事類皆有關於名教性行之防閑而非漫設也自八十八卷至九十八卷銘狀諸賢事蹟雖史家名臣儒林列傳無此分疏闡揚較若列眉可爲法程者也末二卷則紀歷仕功績見諸施行者也沉潛反復閱有歲時不惟誦之於口更會之於心不惟會之於心更體之於身旣分析之又綜理之如某篇吾之主敬存心可遵而持守焉如某篇吾之窮理躬行可循而深造焉如某篇吾之成已成物可克而廣大焉夫然後統而合之會而通之全集之綱領條目了然貫通

於胸中而自巳身心切要之旨亦得有所據依而進進不
已焉矣至於大學或問一書其中補主敬之要領遡明德
之由來析八條目之工夫節節做去有路可由有門可入
尋味久之自知或問卽文集之統會文集卽或問之証驗
相爲表裏不可缺一也近思錄入道要書讀之之法先一
二三四五六七及末卷熟此八卷則天人心性之原存養
知行之實皆漸有階級時時潛思嘿會可以得四先生之
精蘊而朱子所以宗四先生者亦可見其意旨自與或問
文集一脉相通切已實學不能舍是而他求也吾兄實從
此下手日進昭明道德充裕何古人不可及耶弟老且病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九

向學一念實耿耿不衰未知究竟何如區區微衷敬與知
已陳之或可爲芻蕘之功否不盡欲言統俟再布

與喬敏伯

巳酉

屢承枉顧諄諄以讀書積學爲念且謝絕外事閉門掃軌
專一於窮經稽古之途古人有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
舊文至於每當所念遂忘所適者今於吾兄見之將來積
久得通可參儒先之席敬服敬服吾兄學精春秋經傳必
有所得弟謹以鄙見請教高明程子云春秋亦窮理之書
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
方可看春秋玩此數語是讀春秋良法蓋春秋義蘊最深

難以窺測必須於語孟經書所論五常五事五倫身心性情行事之大綱領大節目力加研窮親切體驗庶幾本聖人作經垂教治已治人之意辨得事理是非此程子教人讀書一定之次第也若夫左傳序事詳核立言簡括於凡人情物態至織至悉之間皆曲曲寫出而章法緊密變化不可端倪實數千年來文史家宗匠一切名儒所作無有過於此者至於釋經則大有可商焉如以乙亥嘗爲不害是不知畏天災謹祭祀之禮也桓公至自伐鄭爲飲至是不知廢長立少之不可也築王姬之館於外爲得禮是不知喪不主婚仇不當忘之禮也大水無麥苗爲不害嘉穀是
不知天災異變夏麥秋禾之皆無也莊公甲午治兵爲合禮是不知師亂不整輕兵妄動之失也師還爲善莊公是
不知久役無功以兵隨仇之耻也文公納幣爲用禮是
不知喪不可婚之禮也趙盾弑君爲越境乃免是
不知大逆之無可解免也如此之類不可勝舉若經所不載而任己意以爲是非則愈失之遠矣是以左傳一書以之博考事實之始末則可以之模倣文章之格律則可欲從此中講求天性民彝之大倫常綱紀之嚴以無失乎聖人作經之意恐終不免駁雜不純之弊信乎程子先識得義理方可看春秋之說爲的確不可移易者也春秋講解亦不一

至程子始有定論然義甚精詞甚簡其未註者甚多非沉
潛反復參酌諸家不能得全經之本義幸嗣其後者有孫
莘老胡文定胡荊堂陳止齋張南軒呂東萊張清江家則
堂汪環谷諸先儒大爲發明而其義乃備由是集諸家之
說叅伍以比之錯綜以較之辨其偏以存其正去其過以
求其中皆不出程子範圍之內始信程傳涵蓄無窮真能
得聖人作經之意向非左氏紀載無以見此事之詳而論
是非之準非諸先儒暢明其旨無以測程傳所涵畜而透
精微之蘊非程子默契聖經者爲定論無以統衆說而得
其要歸也然則學春秋者固不可專宗先儒而略左氏亦
安可宗左氏而不求程子諸先儒之遺論也哉且夫讀古
人書固將求程式以淑其身非徒覽觀記誦以資論古之
該博已也夫古人立身用世其孜孜勉勉篤志於學業之
實功發揮於經綸之大用者必有道義可法條理可觀卽
窮居在下不得設施亦必有師友淵源之自與夫敏慎深
造之方循而求之遵而行之明理制事之的端在於此固
好學之途轍而自淑之實地也左傳所載名臣碩士不乏
其人而求有可爲程式以淑其身如顏曾思孟者絕少如
范武子韓獻子趙文子淑向輩皆晉良臣也而靈厲之變
范韓浮沉其間事先無所匡正事後不知潔身澶淵之會

輕重倒懸平邱之盟恃威携貳季友行父獻子穆子輩亦
魯良臣也而專權之逆季始之邱甲之加三軍之作季主
之孟叔不爲力爭貽君弱臣強之禍卽晉魯而他國可以
類推史魚伯玉子產子罕諸賢而外多世卿習氣熟練世
故保全祿位之流而非窮居積學求志達道者之所爲又
如子哀叔盱季札之賢禪竈梓慎師曠之博單襄公劉康
公之卓識定見皆潔清好學君子人也而紀載踈畧求其
祇身勵行潛心體道之功不可得見而聖人作經垂教治
已治人之意晦矣有志之士讀其書窮其義思所以治已
而茫然思所以治已以治人而憤然於是掩卷歎息曰欲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

盡治已治人之道不有得於易書詩禮之經無由而進道
也欲探經籍之理不有得於學庸語孟之書無由而通經
也幸程夫子出正訂經傳立先讀語孟一經方看春秋之
說而讀春秋之法始定學者誠能通語孟一經之旨使五
常五事五倫身心性情行事至當之理能見其微能踐其
實不愧爲聖賢之徒然後涵泳經文尋其本義以傳爲案
以經爲斷參以程子諸先儒釋經之說以論周晉列國君
臣之臧否學士大夫賢人君子仕學顯晦之源流雖不能
盡其精微而外而是非之大閑內而體用之實際必了然
深信夫天理之在是而不復惑於駁雜不純之論矣不然

執傳以論古而不能得其平執傳以修身而不能資其益
內外兩無所據而謂有當於聖人作經垂教治已治人之
意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弟於春秋經傳毫無所得但據管
窺當先明理以求經義不知然否吾兄積學甚久必有的
見專望開示不盡

答喬敏伯

昨承惠書以朱子名臣言行錄不載呂微仲爲問前賢編
輯必有與旨後學安能窺測第以愚見言之朱子此書固
是載嘉言善行以爲世法而其中人品之高下學術之偏
正操守之清濁識見之大小往往互見大有微顯闡幽功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

過不掩之深意存焉要在讀者潛玩而切體之不止取人
之寬已也吾兄所舉程琳者前二事取其長獻七廟圖一
事卽論語中彼哉子西之意其垂戒明矣至於呂微仲雖
與呂范同秉政而不一心雖曰懲直無黨而密約楊畏助
已非真能不黨而可與呂范同美者也朱子答程允夫書
蘇黃門於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危范
忠宣公而以已代之云云揚畏小人忠宣非之而微仲屢
荐卒超遷禮部侍郎則微仲之比昵小人與黃門等以此
恩之錄中載黃門者非深予黃門而遺微仲者亦未必遽
斥微仲也或者蒐羅未及如任德翁豐敏清尚不之載又

何獨疑於微仲也吾兄以爲何如

與王洛師

四書五經洛師已習而通之特不知習而通之者將以是爲入道之階梯求至於聖賢之域乎或以爲科第之名乎抑不知以聖賢之道與科第之名合而一之乎或分而二之而意有所偏重乎如求至於聖賢也必欲存於心體於身而施於事遇則爲宋之程朱明之薛羅不遇則爲蔡季通胡敬齋曹月川諸先生進可以行生平之學於一官一事之間退將安貧守道以繼述前統以開明後學如以經書通時文以時文取科第卽該洽乎古今得失之林馳騁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於大家縱橫之妙如前代之能文者亦藝事之工而行不循乎理議論之博而理不契於心又况等而下之誇詞章侈交遊蕩檢踰閑合汙同俗有難以言盡者此陸子義利之辨切中科舉之弊而聞者不禁感激泣下也夫載道之書莫要於小學四書章句集註此二書者朱子竭畢生之力味聖賢語意集前言往行而後成亦欲學者存於心體於身而施於事自科舉置小學不用以章句集註取士爲時文津梁相沿三百餘年人心蔽鋼莫能轉移若求至於聖賢之道者必以吾之心味聖賢之言之理以聖賢之言之理涵養吾之心實實窮究實實踐履漸而通之服而熟

之必有得也然而難矣聖賢之言高深廣大其近如地其遠如天求其涯涘莫可窺測孔子言志道孟子言立其大程子言責志心之所向卽其端也洛師於讀書應事時必有發憤振起希聖希賢不甘庸衆泯沒之心此其端矣既有其端須着力保護着力培養聖學根基於此認取由是實實窮究實實踐履漸見聖賢之言原是吾心所具之理與向時搦管謳吟作爲文章意味迥別此是入道門徑切勿荒棄夫所謂實實窮究實實踐履者未可以雜然而進鹵莽而得也先之於性情寂感之微仁義禮智之德探討本原煞有見地次窮之於人倫日用大者有矩細者有則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五

是非可否期於了然次窮之於人情之真僞世路之險夷與夫古今治亂人材邪正養民教士經綸之大務次窮之於天地陰陽鬼神之故又非徒知之已也仁義禮智之寂感何以主之能一應之有節子臣弟友之日用何以發之也真達之也順至於經綸之務幽明萬物之理何以措置之不乖於義其間本末先後輕重大小之序一一反身而後知其不易易也其見於性情倫物之要窮之求其盡踐之求其至有未到者不可以已也其見於經世應用之學窮之有不盡踐之有不至者不嫌其不能兼而要不可以得半而止也夫如是則其存於心體於身而施於事者自

日進日充而聖賢之域可企矣勉之勉之

荅王洛師

丙午二月

劉君換歸接手札知尊翁安和爲慰愛身是亟

云云最是

最是人子事親是第一義而愛身卽所以事親况在旅邸服勞奉養惟洛師一人安得不更加保重言念及此深爲悵惘又由此看到知止格物不墮空虛之旨足見近日學識大有進步極愜鄙衷愚意更有進焉夫事親一念肫切處卽仁之發便須敬以存之由此推之必不肯做非義事卽義之發必不肯有放慢意卽禮之發必不肯有混淆意卽知之發皆從一念肫切處聯絡相因此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燦然之情當體自足者反身嘿驗自見其然此等念頭原是天性感發只要敬以存之不可間斷九容以正其外九思以正其內日日存日日驗存之驗之漸漸積累卽未感發時這一段氣象常在這裏此是仁義禮智渾然之性稍有呈露存驗到此躬行到此方是入德時候只要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切勿作輟以致舍亡更宜推廣毋致狹隘此是源頭學業本領工夫不可須臾離者其於人倫酬酢整齊聯屬各有典則各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卽此肫切性情流注貫通者也至於六官八政民情物理逐一子細窮究條分縷析各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

之故不可踈畧苟且亦隨力量才分不可強其所不能須
究道理所自來有無一民不同患無一物不關切意思亦
卽此肫切性情流注貫通者也必如此實實用功始不謬
於大學分其條理循其次序之旨而先聖賢所云求放心
讀書窮理克己集義變化氣質消融查滓種種工夫各項
用力有多少曲折在人細密體認而實有主宰貫之是豈
誦詁文辭家所能假借者乎幸切留意是望自去年八月
十五日至今今年二月十七日歲更二載序閱三時風雨晦
明月上燈熒之會而愚之精神默默有所注屬侶遠咸一
輩聚處講說未嘗不念吾洛師時與小兒窮究一本萬殊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七

切要廣大處未嘗不念吾洛師獨居靜坐俯察仰觀前望
古人後顧來者未嘗不念吾洛師洛師其力加振拔毋自
菲薄愚年逾六旬精力頗減尚欲讀書體道不敢歇手洛
師三十有四起此壯盛心地開明之機鼓日有孜孜與時
俱進之勇以四書五經爲主本以周程張朱集爲模範而
參之以綱目衍義等編務就身心性情肫切處步步腳踏
實地做去功深力到則操之有本發之有源必愈造愈大
以成明體實用之學愚固衰老無所成就然畧有見於萬
一者舍吾洛師而誰屬耶聖道高遠須自努力南軒先生
云君子處困正進德深切之時此言有味其集可借觀大

有啓發晤長興朱振基得悉近况不勝企望千里一函言
不盡意統惟心照

與王洛師

前晚所謂朱子聖學次第及靜中有動之旨當細爲體驗
不可只說過便了立志是第一着希聖希賢之志果能堅
強雖無一事此志隱然自在大有意味居敬窮理讀書集
義處處栽培此志方能向進四項工夫總從此奮勵從此
深密要使經書先賢遺集中義理與吾此志契會乃是真
益也勉之勉之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三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五

終

栽培志氣須覺得向日昏而弱小此時漸漸明而剛大方是進步實地氣象可證非漫說紙上文義如果有漸進氣象逐日讀書尤見意趣蓋聖賢所言一字一句都是此心此理流注洋溢玩味入心自能增長志氣日強日盛但讀時須虛心透徹道理不可泥定訓解五月間講易九卦困德之辨也句朱註自驗其力張子以孟子德慧術知爲解易理實是如此非有不合賢契試以此思之可悟出許多道理若說不相通恐是見淺胸中多未透徹矣愚近見讀書是栽培志氣第一着一日不可放過大有悅心處惜不得聚語耳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答任怨菴

乙巳

二

頃接手教辨晰入微精於訓解然有不得不言者姑再陳之前弟所謂先讀小學近思錄反求章句集註云云者非謂必待文集語類通透然後可讀章句集註也今之學者至三四十歲時章句集註多能逐章逐段講解不能反之身心故須熟看二書精思默驗有觸發警醒汗流浹背時方能切實反求玩味本旨得箇下手處耳若來喻云凡讀之書通透爛熟逐漸研窮六經既明天下之書何一不可讀天下之事何一不可論以之立說似覺濶大反之身心未知何如弟憶二十年前亦作如此見解後來覺通透者

非朱子所謂通透研窮者非朱子所謂研窮到底只做得
訓詁之學買櫝還珠躬自蹈之不禁觸發警醒汗流浹背
者數次所以津津爲知已道也至於立志知性之說夏間
奉候時意高明必已透徹不謂猶有鑿柄只緣心之所之
謂之志一句看得不着實便生疑端據弟愚見朱子立言
煞有意味包涵無窮讀者止就尋常講章看去往往都不
得力朱子云乾健坤順天地之志又云公天下以爲心聖
人之志又云志固心之所之爲氣之將帥人當敬守其志
又採范氏云聖人志氣無時而衰君子養其志氣不爲血
氣所動玩此數段則知立志以定其本是何等淵源居敬
以持其志是何等力量來喻言志處似無氣力言敬處似
太容易此朱註之未易透者一也格物或問以其切近者
言之一段雖非論工夫而其用力之方一段先言身心情
性人倫日用後言天地萬物次第了然况人倫日用天地
萬物之理統於性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總註明明言
之只在人盡默識擴充之功而來喻以先求之性情爲有
病此朱註之未易透者二也大抵聖學工夫先有立腳處
今日之工夫起手者此志此性也後日之工夫究竟者此
志此性也孔子教人興立成孟子教人善信美大聖神先
儒教人靜存動察讀書窮理克己集義有多少曲折在有

多少階級在惟要步步反身實做耳立正大之志居敬有定守知至善之性格物有實地從此工夫自不能已來喻乃以立志爲調適以知性爲無捉摸得無體驗之功稍疎否末幅學必卽物以窮理六句固是但按朱子使人默識此心之靈六句必以操存爲先方妥然專求之性情則陋而易差二句尚須斟酌循是說也恐小看性情且疑求性情與窮理分而爲二反有窒碍鄙意愚學者不能求之性情耳果實實立志從性情用功必居敬以守之必窮理以通之必力行以充之蓋學者能反求自己性情知異於禽獸庶民者在是則大庭廣衆中幽獨隱微之地決不敢放縱而所以克之復之操之養之者必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正以着實寅恭持此志氣動容周旋總主於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何得言看壞敬底工夫此居敬所爲兢兢也若夫好仁不學何以愚好智不學何以蕩親親何以有殺尊賢何以有等孝何以有三弟何以有五以及經書事物之源流其中分晰精微運用廣大非窮理則不能了然於胸中非讀書應事觀物處處考究聖賢之成法物則之當然則理欲辨不精是非見不徹措施推不開不能盡窮理力行之分量如小學孝經祭義樂記諸篇皆是性情發用充塞的道理各有規矩脉絡須極力體驗推廣豈是專言一

已此窮理力行所爲亟亟也若不居敬勢必旋得旋失若不窮理力行不過拘謹一行豈實實從性情用功者乎是以知朱子立志居敬窮理力行之旨與反求性情之註非有二義後來學者斷不可外朱子之教而別尋直捷便易與夫訓詁講解之說以陷於陸王鄭孔之失其話甚長其功亦甚切而且大也弟實無知識幸嗜朱子主敬以補小學與節次進步之序最好做工夫又幸得吾兄一番辨別覺道理愈親切有味故書所見如此若有未合不妨直窮到底何如何如惓惓之衷屬望不淺諒謀道真切自有同情別紙所復容再寄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

與喬咸一

昨承賜顧謝謝更歲來又兩月有餘矣自省自奮有進步否工夫不可因雜事而有怠惰進難退易言之竦然朱子云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此數語說進德最有味當體此意存養奮勵時時提撕令自醒覺讀書須按課程時加研究實有以經書精微灌溉心志的意思方能交養互發不可一日放慢虛度也

答喬咸一

細玩來稿俱見着實用功意思非泛泛措詞者愚嘗以人

之生也直章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語學者來稿
天命源頭人禽關頭卽此二章之旨蓋不透天命源頭則
不知生理本直將甚麼做存主方寸中無有把柄不透人
禽關頭則不知順理是人悖理是禽獸方寸中無所畏懼
雖讀聖言只成口耳今賢契旣見此真意由此立志居敬
窮理集義以踐履擴充之步步有主宰有工夫有實事安
肯歇手但恐事多煩擾無暇接續漸至怠忽則此真意又
淡且忘及至猛省重新提起是費多少氣力依舊生疎艱
辛如此再三頻復便是危境豈不可懼北溪先生集極好
做接續工夫儘有商量處努力努力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六

與喬咸一

乙巳

間中偶閱顧先生答書反復玩味切實指示真一片婆心
但其中有未盡善處不可不知不然恐有差路書云安汝
止欽厥止易云艮其止詩云緝熙敬止大學云知止此止
字乃仁義禮智天理之極至毫不搖動人心中所以凝定
之實理非僅一心凝定之謂也時行時止動靜皆止於天
理非一於靜而不動之謂也茲札中未免此二病故畧正
之夫人心習慣日夜倚伏在欲念上故天理真心蔽塞壞
亂不能作主誠能一旦猛省吾欲全吾天命之性爲往聖
繼絕學奈何任此心隨欲流傳必須體驗自家心中容執

敬別渾然燦然之性情不隨雜念起滅方有欄柄蓋此無欲天性原是止的原是定的惟是兢兢業業保守此無欲天性令心與雜念相離常止常定不令斷續刻刻用慎獨工夫以止於理爲嫌以不止於理爲欺其檢身也足重手恭目端口止聲靜頭直氣肅立德色莊一守九容視聽言動一守四勿日用起居一守乎禮守定一月三月半年一年此心自有凝定時此身自有安貼時必如此乃入門第一關也然此第一關斷非不讀書不窮理者所能至况第二關尤要讀書窮理方能立大本行達道在顧先生之意亦非待到第二關方讀書窮理然恐其第一關工夫未免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

有此病也蓋不讀四書周程張朱語錄不窮究渾然燦然之性情天理真心必不能呈露不莊敬涵養天理真心必不能堅固此居敬窮理必須互用其力而真用力者必從下手處辨別正脉不可毫髮差也咸一其留意焉

答喬咸一

初五日早接手翰希聖向道之志勃勃紙上可喜之至賢契數年來工夫意趣果不及前雖緣多事然如此因循甚害於學今得大爲振拔是復震一陽發動之機切不可再蹈前轍也所論立志居敬窮理義精仁熟皆有條理亦頗見警策意思若用切已工夫更須理會自己方寸中氣象

何如常嘿嘿檢點果能從天命原頭人禽分開看得真切
方寸中實有正大之志作得主宰氣象否此主宰果有兢
業不懈氣象否果有開明不昧氣象否此氣象甚不易呈
露須做數年工夫方能得有得狀其始入手處亦僅幾微就
此幾微便下切實工夫謹守之擴充之必有日長日益之
勢讀書集義皆從此栽培漸好商量層次此愚近二十年
來稍稍得力者賢契歸時逐節言之驗之毋視爲虛語也
看無私心當理稍顛倒論事與應事雖不同論事固求其
當理亦是以無私之心論之若應事必以無私心爲主又
審其當理與否此與立志居敬窮理處處關會得箇主宰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八

正好用功勉之勉之

與喬咸一

連日相遇正當多事時愚必以學業提撕者非迂濶也古
人於艱困紛擾中無不以力學爲事卽此便見處事道理
與自己學力若因此廢學是心理事理不相管攝判然爲
二與不學者無異矣賢契賦質醇靜向學肫切祇緣事多
未免作輟須將事務略加措置專一於學方有恒業爲學
之要在立志然志不能懸空而立必於典籍中有視爲性
命飲食之不可離者朝斯夕斯浸灌栽培使志氣壯盛方
好向前做工夫也賢契目下讀小學近思錄愚意卽以此

二書爲主夫小學卽人道之基先聖賢言人保天性以成爲人之道者已具於此統觀六卷中經傳典訓前賢言行之準則實天性所在循而行之人道漸有其基矣近思錄首卷雖不易曉乃自己天性之來歷由爲學窮理存養克己制事以及治道異端無不研究佩服以透大本而勉進聖賢氣象者有塗可通有階可升要以立人道而已聖人立極立人道也君子修之吉修人道也自二卷以下皆立人道工夫也果見得人道不立非所以爲人志氣安得不日奮栽培志氣工夫安得不日新哉人道者仁義也小學言仁義切近之理與盡仁義切近之功近思錄言仁義本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九

未精粗之理與盡仁義本末精粗之功而所以能盡之者則在自已秀靈神知之志焉賢契誠豎起立人道之志用數月工夫寢食作止不忘此二書以心會之以身體之務求所以行仁所以存養以爲之基隨境所處可貧可富可順可逆而此志決不可移只待此二書義理熟於胸中與日用行事有箇會通處則人道本領已極正當况進而求之擴而充之自勃勃不能已到此時侯始信浸灌栽培志氣壯盛得力於典籍之言之不我欺也二書旣畢四書禮記朱子文集量力以次漸讀不可作輟收斂身心必須正大光明戰兢謹嚴一有間斷隨卽提撕與書旨相合不可

散漫總之書味日深操持日熟踐履日實必達高明雖艱
困紛擾中亦無難處之事矣勉之勉之

與天儀弟 乙巳

十餘日不晤近功若何有可商量否愚嘗竊念環顧同輩
志同趣同者惟吾弟耳志真趣真久而不變者惟吾弟耳
所惜者愚年六旬吾弟少七歲每念及此神骨竦然一息
放鬆靈魂惕若惟此一事何可忽忘然雖遲暮猶幸吾兩
人共講究者亦各有所得吾兩人者前功不可棄後責不
可辭共相與虛心努力密體實行薄責乎人重求於已由
已所已得勉已所未至一二年間經書身心必大有會通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一

處古人所云晚聞道者未必不在吾兩人也前弟云功夫
只在行事信然愚意行事是功夫第一關遷善改過在此
懲忿窒慾在此此關一差無處立脚雖窮性理止屬虛談
表裏不符終非已有然只檢點行事而心性存處不知着
力既恐無有歸宿又恐行事舛錯無所照管此易九卦必
以履爲先而下八卦愈進而愈深也近覺窮理功夫全在
讀書讀書功夫全在反身體驗體驗道理明透決定該如
此做志氣便從此勃發有洋洋生意不容止遏則集義根
本便在這裏遇事時卽此志氣審察而力行之庶有理事
合一機括此中樞紐乃行事主宰卽以行事論亦有的確

不易處正宜商量耳據鄙見如此實不敢自以爲然故質之高明幸爲我剖析愚每於讀書時見自己養心行義消客氣寡嗜慾功夫萬不及古人如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一語讀之常切警醒稍不檢點遂滋疾病專望箴規切磋之益愚情惓惓想吾弟必不漠然也幸爲我策勵後生輩有好志趣者自當引而進之前賢皆如此不可不留意

與諸生論讀禮記

禮記一書諸生習之已久必見得門徑有箇入處非苟讀者愚於此經窮究二十餘年未能深造但微有所見不可不與諸君共之自科舉之令行帖括之法興講章家如省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一

度等書皆刪繁就簡以圖應試之捷徑故習此經者羣從而趨之求有自首至尾全讀全記不刪一篇者百十中未得一二此弊已積數百餘年而不能變間有窮經好古之儒又或漫不分別一滾讀去徒爲博洽記誦之功以爲輝煌文章之用至問其修於身之密諦制於行之大防舉而指諸事業之實際則率茫茫惚惚無有下手處嗚呼以聖人教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書而僅供鈞聲譽干利祿之具反之於心次第不知淺深莫辨終身咿唔而無有分毫之益古人窮經之學豈如是哉夫禮之爲教精矣密矣廣矣大矣自一身之中至於經理民物之用自朝廟之上

至於小民居室之間自天地之高厚至於一草一木之細微莫不有禮以貫乎其中故此經所載蓋有溥之而橫乎四海分之而彌乎罅隙者惟在讀者循其脉絡分其條理若者爲吾切近之功若者爲吾恢廓之用若者以之體神明而通幽微若者以之顯事爲而善經緯而無有混而不清隔而不貫之弊然後修身治世之道有所遵循而無失其精密之要無隘其廣大之量此豈可以漫不分別一滾讀去茫茫惚惚只誦其文詞而已耶愚留意於此雖已有年亦未知是否略言其槩諸君請自審焉曲禮內則玉藻少儀得威儀定命之學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得守身秉義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之學冠婚喪祭鄉射燕聘諸篇得盡倫盡制之學而學記一篇可以盡聞道上達之功樂記一篇可以盡檢身淑性之妙至於王制月令禮運禮器郊特牲諸篇可以盡輔世長民之略檀弓曾子問經解哀公問燕居諸篇可以盡常變生死天人事理之蘊而閒居一篇則學禮成德之極功也程朱於其中特提大學以開其始提中庸以要其終使四十六篇之旨血脉貫通文義聯絡體用顯微之故不必截然分晰而一原無間之精意自有可以相爲始終則在讀而習之者深之又深造之又造冥心獨契而非可以口舌道者也要而言之修身者治世之本天德者王道之原

入自有見地探討之久益求其精益求精其密縱有發明亦兩賢書中之蘊待後人申明之耳安能另出已見以與先賢相抗哉所病者世之宿儒多以程子言義理朱子言卜筮遂判然分爲兩途是最不知程朱者愚謂朱子註易義理本程子而必原於卜筮然後完全而不偏着讀朱子本義啓蒙亦必亟讀易傳深明義理反求身心而後知本義啓蒙得易之本色而實具於人心者也朱子於易傳奉之如筮龜尊之如師保絕無一毫求異於易傳之意本義中一則曰程傳備矣再則曰程傳備矣警學一贊又曰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其遵程傳爲何如而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古

必以義理屬程子卜筮屬朱子乎朱子答伯恭云凡讀一卦一爻數行教人因卦爻以求義理善身世與警學贊相爲表裏卽程子卦爻人人有用之義其所謂卜筮者如此何嘗如後人專以卜筮爲趨利避害之說乎至其所以主卜筮者蓋自有說夫易有由生有全體不言奇偶老少不知易所由生不言象數變占不知易之全體義理明矣而不知易所由生則淵源不著不知易之全體則分量不盡故朱子著本義以明易道原只懸一箇象在這裏教人因事推求不拘一說而處處皆通著啓蒙以明易起於太極生兩畫兩畫生四畫四畫生八畫八畫生十六十六生三

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而太極生生之脈絡始足此先天
一定自然之數而非意爲之者有此二書易道大明合程
傳義理隨卦隨爻隨人致用豈其專主象數而遂遺義理
也哉是以學易者先熟易辭次明乎筮策之法使內外本
之貞悔之象六七八九老少之數了然於胸中又講求一
卦一爻原是懸象示人本然有箇道理在此只要人虛心
細心不浮不着方能見得卦爻所具之理此聖人則之效
之之義也然而難矣卦爻渾淪本義亦渾淪學者淺見安
能透無方之理欲從而窮之舍易傳何以哉蓋易傳者就
象辭爻辭之曲折而歷歷體驗以闡發之者也或言時勢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

或言德位或言性命或言事功或言聖賢或言庸衆或言
男女或言君臣或言常變或言死生無所不通要皆各盡
其蘊而無遺朱子所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與考其象求
其理推之於事皆有可用者卽於易傳中會而通之密而
體之而觀變玩占之法可得於此矣雖然尤有難焉易道
潔淨而人之心多汙穢易道精微而人之心多粗疎以汙
穢粗疎之心欲有得於易豈易窺覘卽間有見不過推測
所至無由契其本原會其妙用惟是體會此心本來無些
微人欲與天地同其光潔凡後起私意克之又克還其本
來無欲之體兢兢業業主敬以保守之晝夜相承無稍懈

情方與易體契合又加格致工夫凡天地人物呈露之道
經史子集紀載之理一一窮格格之又格使其消息盈虛
顯微治亂之故與夫措施行息進退出入之用昭昭於目
前方見易道變動各有一定道理在吾身心中而不假外
求心理定則易理定心理明則易理明故以主敬格物爲
亟亟焉蓋程朱註易原從主敬格物得力今能以已心契
程朱之心讀程朱之註極深以體之則義理卜筮之說豈
有兩途而程朱註易之旨豈有不貫徹於吾心者哉若夫
先儒明易之書代有其人如胡雲峰胡濩湖李隆山徐進
齋邱行可諸君子爲最著寃其爲說皆從程朱精切之論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六

與輅輿姪論讀尚書一

吾朱氏世以尚書相傳愚自童而習之有年矣未能有得
稍就所見與汝兄弟共爲講習亦未知有當否尚書者古
帝王治天下之書也輿義精理博物妙用無所不備內自
身心性情之蘊外至於用人行政天文地理禮樂兵農之
理皆涵蓄於其中學者欲從而窺之亦安能統會於已措
施於事而遽期於有得耶夫帝王治天下之道原於帝王

之心德不知帝王之心德而欲求帝王治天下之道其術無由卽能知帝王之心德而不因之自復其心德以求契帝王之心德雖或知之亦道聽而塗說耳又豈有以契帝王之心德而明乎治天下之道也哉夫以學者求契帝王之心德不獨堯舜精一執中本然純粹者箕乎難企卽禹湯文武舉益伊萊傳箕周召之學利而成聖者亦豈易窺其堂室猶孱弱之夫妄意舉烏獲之重任終歸怯懦莫勝分毫惟太甲高宗成王三君之學皆屬學者切近之要旨克治之實功所當奉爲準繩而一一反求以自治者矣夫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成王之於周召聽受直言絕無違逆其改過之勇向道之決雖賁育不能奪其志而遂造於聖賢之域後來學者文過飾非高犬矜張不知下賢其視三君悔過望救問學求訓之誠心相去不啻天淵而猶講究聖學號爲儒者雖盡讀經書不錯一字何益於身心何補於行誼是以日讀尚書求古帝王用人行政天文地理禮樂兵農之理以爲書之道政事者如是可得其梗槩而書自書我自我聖日聖愚日愚詞雖熟講雖明而古帝王之心德終不可得而見程子所謂買櫝還珠之病躬自蹈之豈不信然哉愚竊以爲讀尚書之法有先後淺深之次第當從伊訓以下五篇說命以下四篇金縢召誥

洛誥無逸立政周官君陳顧命八篇始熟記精思沉潛反復深而探之切而佩之曉然於太甲悔悟之後所以修身者何如所以新德者何如可學也曉然於高宗得說之後所以典學者何如所以從諫者何如可學也曉然於成王泣書之後所以勤恤祈天者何如所以寬綽敬德者何如所以新迎正始傳命正終者何如可學也以三君治心之功爲自己治心之功用百千弗措之力務造其域不敢有一毫夾雜不敢有一毫寬假積累久之能復自己之心德可契三君之心德凡五十八篇皆親切體驗卽溯之禹湯文武臯益伊萊傅箕周公之心德亦不外此卽溯之堯舜精一執中本然純粹之心德當亦不遠矣由是知向所考究夫用人行政天文地理禮樂兵農之理皆心德所發皇而光大之者如是以讀尚書庶不墮於文詞講解之陋習矣乎勉之望之

與輅與姪論讀尚書二

前書所云三君困勉之功雖與堯舜有安勉之分而其所以致力者只是一塗無有兩樣汝兄弟當深而求之參而驗之自知入德之方只在自己窮理持敬事事體驗便有契合意思朱子中庸序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反復作序之意亦

以聖學雖極高深不外道心精一執中之旨而凡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能舍此而別有捷徑則知三君所以悔過問學者正是以道心爲主盡精一之功以無悖乎隨時行中之義豈與舜禹授受之旨有毫髮之間也哉推而玩之禹湯文武之垂訓致治臯益伊萊傅箕周召之陳謨輔君卽此道心精一執中之謂雖其隨境隨事各有因時制宜之不同而究其所以然者又豈有殊於舜禹授受之旨也哉明乎此而吾之讀尚書者可得所從入矣夫二帝三王帝臣王佐歷聖所以誥誡者固欲一時君臣自存其道心以安天下亦欲後世君臣士庶人讀之各存其道心以爲修己治人之本而傳此中於無窮則後儒之讀之者甚不可以鹵莽爲也必也提起道心作得主宰光明正大莊肅整嚴每讀一篇講求其本義之所以然與夫先儒註釋之不一者別之以辨其說通之以契其理精以擇之不雜於人心而道心可以不昧旣得其本義之所以然與夫先儒註釋之不一者其說之當者可遵其理之確者可循一以守之不搖於人心而道心可以不失五十八篇都如是用功則胸中道理積累甚多日用動靜語嘿之間皆有所依據而可合乎無過不及之中矣是以必提道心以爲精一執中之主必實下精一執中工夫而後道心日滋日長

而不終於微渺則從尚書而有得者也果能如此會通體
驗則朱子學庸章句或問可合尚書叅究格致擇善皆窮
理事卽惟精也誠正固執皆持敬事卽惟一也學庸之旨
與尚書通則平日所見愈造實落矣兩姪務深留意焉

示輅姪

學之塗分而爲三非一日矣一日詞章學時文詩古文是
也一日經學漢唐以後專家是也一日理學傳聖人之道
者是也數百年來取士之法皆用時文制度所在安可違
時昔程朱夫子及薛敬軒羅整菴魏子才呂涇野諸前輩
皆事科舉以理學經學見之文章爲世大儒謂時文不當
習者非也謂專習時文而不進求之經學理學者更非也
然則吾儒一定之學從可識矣任賦質敦厚儘可做向上
工夫小學近思錄四書尚書已通文義但是時文常解須
更進一番方能漸見道理讀小學近思錄法予嘗舉示有
稿可覽讀四書當先大學體驗自己明德所謂明德者卽
太極之本體人全得之生生不已昭昭不昧者也明德是
人人有的但氣拘物蔽以來此德易昏然亦有覺時如今
讀此書當體驗自己明德依朱子所云介然之頃一有覺
焉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者體驗是何氣象從
此識得戰戰兢兢中有所主操持充養將去因其所發以

啓其明於性情五事五倫人物天地鬼神之理無一不研窮之使明德瑩徹於隱微之中卽所以格物致知也因其已明以反於身於性情五事五倫人物天地鬼神之理無一不實踐之使明德蘊蓄於方寸之地卽所以誠意正心修身也歷求齊治平道理措之家國天下之間總是步步研窮步步實踐戰兢勉勵無有止境庶於身心得此書滋味焉循此法以讀語孟中庸又循此法以讀尚書其滋味當有愈引愈長者蓋以此數書平日素所熟讀能洗去時文常解更進一番見所未見得所未得方是溫故知新之境其悅心不知何如到此境地始自知也夫讀書之功所難得者溫故知新之滋味耳果得此滋味任外來可喜可愕可悲可怒變幻不齊之境而此好學真念絕不爲其所流蕩絕不爲其所挫折譬登塔者惟畏足不登之可患若登一二層眼界漸高胸懷漸朗必造其極而後已安肯半途而廢下同於暴棄也哉侄當此少年正是力學時候用一二年工夫見得明德體段探得聖言滋味卽理學之根柢經學之軌範也奮志讀書着力窮理積累之久理明義精則光輝自著養深蓄厚則德性自固由此見之文章其發明理致者皆性命之奧旨而非蹈襲陳腐其闡揚治道者皆經緯之大義而非掇拾土苴俯視沒於時文而

不進求之理學經學者真有霄壤之別而不可以尋丈計矣勉之勉之

示輅姪已酉

爲學之要在於窮理窮理之要在於讀書讀書之要在於反身有得學者不能反身之通弊陷於時文以爲正業循講章通套之習不求聖賢立訓本旨與身心毫無干涉予三十歲前陷溺其中不知振拔三十後痛自愧奮閱諸家講義亦無甚啟發幸天牖其衷得朱子語類看前三卷及訓門人九卷不禁心神恍然朱子教人讀書窮理以立修身準則如此的確有路可由後人不知枉費年力殊堪痛恨從此反覆玩味乃知讀書之序由小學近思錄四書之後讀詩讀禮以及尚書春秋周易綱目子集課程數目遵呂舍人講究指意遵朱子其功不能驟進亦不敢有間斷如是者又十年始能畧知大義矣夫經書大義凡習舉業者非不知之而有志於聖人之道者就其所知更進一步實見從前所知皆淺陋皮膚無一毫透血脉處今此所知實是真血脉要緊關頭雖所解只是此語此理而所見意味絕不相同方有進步如小學言人之所以爲人外立教明倫敬身卽一生秉禮根基所在舍是便不可以爲人近思錄所言爲學知行存養克己制行聖賢氣象處處

緊要首卷道之大原須窮究見得親切是自己身心來歷
方信學道是爲己事方信許多道理是自己性分具足的
自己仁義不立便是人道不立豈不疎懼由是讀大學以
明明德爲主論語以求仁爲主孟子以性善爲主中庸以
盡性修道爲主此是太極來歷到自己身上立人道的實
事其中三綱八目習學思誠慎言敏行志據依游安貧處
難體驗擴充善信美大達德達道九經誠身是多少頭緒
多少條理章章句句求其義理會於身心一一都有着落
如是則胸中積累得多而人道正大之權衡定於此矣由
是讀詩以興起之好善惡惡可歌可泣之至情自然勃不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能己是知之真也讀禮以謹守之如坊表緇儒界限分明
冠昏喪祭情文兼進曲禮內則王制禮樂等篇廣大精微
無不悉具必有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誠意實功以服習
之以會通之是禮之正也果能知真禮正以至誠性更讀
尚書以體帝王師臣之大胸懷讀春秋以正禮法征討之
大經濟讀周易以窮天地陰陽之變人事消長之幾而綱
目一書接春秋正脉宜考核精詳以盡後世治亂興亡賢
人君子出處進退之事實統而宗之詩言秉彜禮言太一
書言降衷易言乾元春秋書王尊天皆人道之萬殊而一
貫者矣若夫周程張朱全書實四書五經之階梯必徹底

潛玩擇其要者熟讀牢記與經書一般涵泳融會不去於
心入道津梁在此矣蓋經史子集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
盡自己力量研究體認固是無有止境然其頭緒條理必
要見得井井不亂有所包括有所分析經之緯之舒之卷
之在我手裏庶幾人道自我立也至於諸儒集中如陸宣
公范文正公馬文正公李忠定公張宣公陳北溪公黃
文肅公文忠烈公諸集雖不能及程朱全體大用盡善詣
極之妙然其修身求道正君安民扶危定亂有本有末之
學與程朱一理與三代不殊循流溯源儘可則做學者宜
盡心焉予年暮矣迴憶與汝在山左河北時讀書官署以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

程朱之學自最卽以程朱之學望汝當時反身未能有得
所幸 祖父歸里後二十年來晤對聖賢講習學業外無
一他好時從先儒論說有會心處只管推求上去漸見身
心經書源頭道理較前畧有進所以深信朱子居敬窮理
是孔孟正傳陸王定是別宗也自今以往惟日有孜孜以
盡餘年未知後來進境又何如書以示汝其先後次序亦
不必拘大抵一經一子兼看史集汝能循此讀之體之積
十餘年工夫不輟必有得處到脚跟立住滋味永長時候
自有成矣勉之望之

自朱子以主敬補小學工夫是學者下手第一着卽當主敬矣但用力與得力有淺深不可不知予初讀朱子中和舊說序記論性荅稿後答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書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諸篇方知朱子所以透未發之旨得日用本領工夫者在此便依此做工夫亦有領會認得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頃便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天命之性體段已具遂躍躍自喜以爲性體原來如此只要敬以存之不失此氣象以爲本領行之數月卒亦漸漸淡去因以自疑後讀答陳超宗潘叔昌楊子直項平父王子合吳晦叔呂子約陳器之諸書及語類吳伯豐陳安卿等所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

錄切要處乃知朱子當日豁然氷解凍釋者固是透心統性情不仍執心是已發性是未發之說全是平日窮理集義工夫做得已久胸中溫厚公平正大光明之體久已在這裏但多向發處用力而未透寂然不動體常涵用之本領耳及旣透得着力主敬舉平日所零星體驗者統會於未發中從容寬裕融會貫通只是一理如鏡明水止其涵養更有滋味端倪自此發生乃是立脚處所以有荅林擇之敬字工夫親切要妙乃如此一一端倪皆爲已物之語故其得力勝學者百倍予主敬窮理集義工夫粗淺踈漏但據一時寧靜氣象便爲有得是氣靜而非理靜且氣亦

必不能靜正朱子所云欲於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之弊也於是從三項工夫齊頭着力就身心行事實體驗不敢有一刻自懈不敢有一事自私學力操持之間斷氣稟意見之偏執必不能免當其覺時實實克洽接續積之數年胸中氣象稍稍可自信矣至於今六十三歲萬不敢云溫厚公平正大光明之體常在這裏而稍稍進矣蓋道理無他元妙只在下學實地用功如衣冠瞻視容貌辭氣子臣弟友取與出處九思百行許多道理皆此本領歛藏含蓄皆此本領檢飭發舒庶幾有可居有可由以爲進德之根源若夫居仁卽由義由義卽居仁內外渾淪體用一致之妙則非所敢及惟是吾力之猶可勉者只兢兢業業自盡工夫而已此予用力得力之淺深次第也近數年來常將此義爲汝言之汝亦能領喻故筆而授汝汝其勉諸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七

男旭光進編輯

從子 輿 全 校

衛 輯

雜著

朱子格物說辨一 庚子

自陽明以朱子格物為析心理為二為義外於是明季學者大都沉溺其中置朱子書不讀後來宗朱子者力闢其非按之朱子格物實落處少所發明宜乎此以為一而彼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一

以為二此以為內而彼以為外徒見立說之多互相攻詆而於朱子格物之要領實功未透其所以然而宗朱宗王之兩家卒未能平心而定其一是之極近又有調停之說以為朱王皆有當而於陽明闢朱子之論一概不辨視為非學者切已要務嗚呼辨論前賢之是非誠非切已要務也獨指朱子格物為二為義外而不辨其非不獨於朱子格物之要領實功多所未明即於自家格物之要領實功未得透徹茫無下手處獨非切已要務乎愚竊以為闢陽明可緩而朱子之學受誣於陽明者不可不辨誠於朱子格物之學得其要領實功則吾道明而其畔朱子者自屈

矣朱子自從事延平深懲虛無空寂之非其所考究參詳
乎事物者非逐末也實從自家心地動處體驗以究其不
容已處故卽從自家心地接萬物處體驗以究其不可易
之則庶乎方寸之間明乎物理確有定準是朱子壬午以
前三見延平以察識端倪爲窮理之要皆於思慮感動時
着力而所格者性發之情也及延平旣沒以後與南軒擇
之往復參究無非心地工夫當其執心是已發之說幾以
爲無可改始而信旣而疑且悔後乃恍然悟是朱子己丑
以前不敢信前賢之言據爲有得而必詳究其至當不易
者正以窮夫未發之體而所格者情之性體也自此後凡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二

講習討論之功酌古參今之學無非明此性體久之而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卽物之統於吾性者無不至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卽吾性之涵夫物者無不徹終朱子
之身總是格物總是知性而未發之中昭明形著斯學問
之極功內外一致之實驗也夫朱子格物之學心理合一
無內非外無外非內可謂顯明矣陽明倡爲析二義外之
說以議朱子吾亦不暇多舉朱子之訓卽以已發未發說
仁說太極註西銘註四篇言之其云未發之中本體自然
不須窮索者二乎義外乎其云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
在是者二乎義外乎其云天下之故皆感通於寂然不動

之中者二乎義外乎其云存則不違其理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者二乎義外乎由四篇而細繹之朱子深明吾性之本體著之簡編以示後人皆深切收斂身心性情之要未見有拘牽文義如後世詞章之學也由四篇而推廣之凡朱子著述纂註皆身心性情之所發見應事接物皆身心性情之所施行未見有不察之動靜微危而徒托之口說辨論也四篇之中已發未發說朱子所最先窮究者所謂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數語直窮到雜念俱消性體呈露微渺處矣所謂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此是日用之間本領工夫數語直窮到性體呈露卽工夫卽本體教人刻刻保守性命之學莫切於此矣所謂察其端倪之動致擴充之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數語直窮到性體發動持守益密不令毫髮走作致虧本體矣所謂周流貫徹工夫初無間斷但以靜爲本數語直窮到當主靜立極復其本性全體地位而仁說之包羅太極註之原原本本西銘註之踐形成性已具於心體流行天性體段之中矣夫朱子格物之功研究凡十餘年不得未發之旨深探靜會只據心屬已發一語後又詳玩遺書乃得凍解冰釋其

見於中和舊說序者甚詳爰著是說以表於一是至今讀之邇其原委想其苦心歎服其格物之根於心理篤實反求不諱其用功曲折吐心瀝胆明示學者一至於此試思陽明集中如天泉證道有如是之切實的當者乎如荅舒國用陸原靜諸書未嘗不中人深斲然說來却似自然太直截欲尋其端緒無下手用功處有如是之委曲先後可依循者乎如傳習錄中要語亦有克己切當處然只是一靜便了有如是之透天命源頭涵蓋萬理者乎學者循朱子之序由發處用功體驗到未發之中卽仁義禮智之渾然者原自天地萬物一處來自與天地萬物同條共貫而無彼此之分夫乃恍然知朱子格物之學真是心理合一而非二也心理合一義生於心無內無外無乎不統而非義外也朱子之格物知性如此陽明之說何其誣哉夫太極西銘註讀者遍天下而不知其義以爲高遠而非初學所及仁說一篇讀者亦日習而不用力至已發未發說則未有及焉不知此一篇者實大學中庸章句或問之根原格物知性之實地必熟體之而後深信朱子格物之學實有向裏安頓處初不令人誤用於所不當用也予故特宗之以明陽明之議朱子者實不知朱子云

或曰如子之言朱子格物卽是知性旣聞命矣今按朱子之言有不盡然者如云窮至事物之理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窮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若此等語是重在事事物物上窮究豈能免於陽明之譏乎曰興言及此每令人嘆息朱子之學不明於世而讀朱子之書者皆不詳其原委也此固陽明之過卽尊朱子之徒亦有過焉朱子格致之學有根原有充塞有歸宿原無一毫逐末意而尊朱子之徒止言卽事卽物窮究道理竟遺其根原充塞歸宿之大來歷大運用大究竟故後學流弊與博物洽聞者等此其失朱子之真面目亦已久矣豈得謂之知朱子者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五

哉曷言乎格致之根原也朱子教人窮理原不在瑣屑散漫處用功其憂患學者示以切要之訓累累不一人自不察耳今見於遺書所載常與及門弟子就近鞭策慮人不知其要雖曰說持守擴充不知持守箇甚擴充箇甚又慮人不知得大道理雖零星理會終不快活又慮人不知得大地盤雖知得道理無有安頓處又慮人不識領要綱維終索之烏何有之鄉費心竭力無有是處故於大學聖經格物兩章或問皆自天道說起直注人心力言方寸明德萬理咸備心之爲物實主於身爲之詳言性之體與情之用爲之詳言本體之自然與拘蔽之流失爲之詳言造化

之鍾靈與聖賢之開示皆不外乎一心然則窮至事物之理莫有先於此莫有切於此者矣卽序近思錄首載太極圖說亦卽此意則朱子格致之學卽知性之學其彰明顯著者也論者不細玩此旨專泥窮事物之理一言以爲逐物指爲支離不亦誣乎且朱子格致之說必推原心性天道者卽中庸原性於天命程子言性必本於天載之意象山陽明只論心不言天是止知自家心而心之根原來歷尚多扞格處反謂朱子爲義外何不詳考而輕於立論若此也曷言乎格致之充塞也格致必先知根原其要務矣知得根原則心性本然之明時時呈露及事至物來又不敢恃吾本然之明何也心性之理未極其著而事物之理變化無方如事君親之必忠孝也吾有誠於忠孝之心此根原也然所爲忠孝者有將順之理有諫諍之理此當窮至之者其窮至之者卽吾誠於忠孝之心非隨君親於外也如治兵刑之必救恤也吾有誠於救恤之心此根原也然所爲救恤者有省釋招徠之理有寃治勦滅之理此當窮至之者其窮至之者卽吾誠於救恤之心非隨兵刑於外也推而廣之無不然者使不卽事物窮至之第恃本體之明以爲便是格物竊恐自以爲見其可而不知所見之非可自以爲見其否而不知所見之非否卽可否當矣而

輕重疾徐寬嚴厚薄之間稍任已見不合定理則本體之明且有因之日蔽者遑言知至哉朱子深有見乎此欲人因本心之見而研究其各定之理故云卽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知以啓其明之端又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各到乎其極極者何至善也至善者吾性之中也窮到事物之理皆是吾性之至善朱子之格致如此而論者不察其亦惑矣曷言乎格致之歸宿也事物至善卽吾性至善一理也吾所應之事物原與吾性自一處來吾性原包羅乎事物事物原皆備於我初無內外精粗之可別彼止知吾性之至善而不知事物之至善固專內而遺外卽知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得合一而恃吾性以通之而不細心窮理者縱通得一件二件而其所不知者甚多亦未免於任心而強通乎物之病夫任心而強通乎物究且視物爲不足通而僅保吾心之知至於視物爲不足通而僅保吾心之知勢必以禪爲歸宿則其心之全體大用遺漏種種蔽塞重重去聖賢格致之學遠矣是以朱子教人先知根原及其窮事物之理必隨處研究到底積累旣久知類通達始恍然於吾性之貫通乎事物事物之森列於吾性復其本然之明而了然無所蔽錮無論有事無事吾性光明呈露無有不照而無負天之與我者此其歸宿者然也分言之則有根原有充

塞有歸宿合言之則一至善朱子教人註書皆本心性而出之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明善盡性無有殊旨世儒日讀朱註童而習之數十年不察不知反肆詆毀豈有不可解者不明乎善註云謂未能察乎天命人心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盡性註云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鉅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註中如此分明是朱子格致只在天命人心之本然處用功何曾離却本體循乎事物至於註所不及詳者著之或問以申明之或問所不及詳者見之門人問答載於文集語類以申明之蓋事物之理卽至善之所在至善之所在卽天命人心之本然反覆朱子之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八

書其生平用力格致者惟此教人格致者惟此嗚呼其合內外精粗而切要不煩亦大顯著矣儒者日讀朱子之書凡言格致者專一玩味自知其根原充塞歸宿總統於吾性未發之中又何敢以任心之學鹵莽滅裂之見遽相詆毀也獨惜尊朱子者不務明朱子格致之學但斥陽明之非吾道不明而欲勝之其將何以勝之哉

朱子未發涵養辨一

庚子

自程子發明平日涵養之旨傳之龜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而聖學大明朱子之涵養也雖受之延平而其默契乎心統性情貫動靜之奧傳之久遠無弊者實發龜山豫章

延平所未及言而直上合乎伊川成書具在可考而知也
明正嘉後學者皆講良知宗無善無惡之教以朱子道問
學之功居多羣指爲章句文義之學卽有遵朱子者力言
格物致知之功主敬存誠之要而於未發涵養之故無一
言及之夫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
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
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
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
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
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九

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
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不惟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
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
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
予讀朱子書積有年所明儒集間窺一二陽明晚年定論
之舛旣駁正之而朱子涵養切要之序稍見端緒者又烏
敢不顯明其旨以大別於無善無惡之教而又豈章句文
義之學所得借口哉朱子從事延平十餘年相見不過三
次後來追叙當年授受之旨屢見於答何叔京林擇之及
中和舊說序

答林擇之中和舊說序
在巳丑後提叙於此

其中詞旨井然可見

當見延平時方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學延平雖授以未發之旨而朱子不以爲然十餘年而延平沒未達其旨故與叔京輩敘說以爲孤負此翁及與張南軒往還以未發之旨再三質証所以有人自有生四書皆是竊究此旨而未達之時所諄諄問辨者也是朱子不以體驗未發爲然者在癸未以前自甲申至己丑越六年其答友朋諸書無日不以此旨未達爲念而其考程子書及前輩名言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只以人生自朝至夜自少至老無時不是已發而未發在其中因以察識端倪爲用功之要而程子未發之旨未嘗一日去於心亦未嘗一日不與同志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十

者相與辨論也迨己丑春而恍然矣夫延平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而求所謂中者朱子聞之久自宜服行之乃以爲不然者何哉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

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缺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流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叅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日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二

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十數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教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踈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畧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盡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

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卽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也朱子涵養之序如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脉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母中其所欲言而實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荅度周卿晏亞夫潘子止泉先生文集卷之七

三

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单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荅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荅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此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单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单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卽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

朱子未發涵養辨二

庚子

或曰吾子言朱子涵養之序旣詳著之涵養致知自是切

要至其實實用功得力之處吾子必有所見可得而言之乎曰予雖好朱子書稍見端緒自愧學之晚用力之踈所見之蔽旣不能盪滌習心習氣復其本然明德之初又不能考究聖賢遺言推求至理以析其精微中正之則雖欲言烏敢輕易卽言之亦未有當恐非朱子本意自蹈率易失真之罪况天下後世大有人在必有會其微言以接考亭之真傳者自慚僻處寡所交與惟反復遺書擇其切要者如未發已發說仁說精舍論學者答張敬夫湖南諸公陳器之林德久度周卿諸書四書太極西銘註大學中庸或問小學近思錄潛味而心體之身行之如昌黎老泉讀書之法積以數年或畧知下手用功處又積之久乃知朱子所言皆吾性所固有職分所當爲存之存之有驅之而不能去舍之而不忍離者得此趣乃知朱子自學教人始之以涵養始終之以涵養終其始終張弛運用發舒收斂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庶乎心得而嘿喻之又烏容強爲之說以取妄言之咎哉或曰所謂朱子以涵養始以涵養終始終張弛運用發舒收斂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可得而言之乎曰予何足以知之姑以予所知者言之而亦未知其當否也朱子四十以前用力於格物之功自貌言視聽身之所具君親兄友身之所接庶物庶事及

於日用無不究極其理其於聖賢經傳之旨尋其文義顯然之各別究其道理渾然之大同皆天命所自來賦予萬物散見萬事之粹然秩然者具於斯人仁義禮智之心人心之承天命者無不與萬物萬事相流通而管攝故察識端倪之功多而體認本原之功少擴充力行之功實而優游涵泳之功虛十數年只在發處着意未發之旨屢言之而未有得迨己丑辨論反求程子遺書識得本體兢兢保任迄今讀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書如所云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又云莊敬持養之功至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十四

未發也明鏡止水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及其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此二篇者沉潛玩味亦可見其涵養於未發而貫通已發之大概矣朱子從程子心一也有指體而言有指用而言之語有會於心統性情之妙卽知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此處便合存養初不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所養深潛以爲日用本領由此應事格物益致其窮理謹幾之學以栽培其未發之中此朱子之以涵養始後三十年學力皆自此盛大純一而荅張敬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尤爲詳盡而著明者也然朱子以涵養始

者與他人異人之從事涵養者但少私寡欲稍復其清明之體耳若朱子者已丑之前格物之功的確充實心迹內外一本於正大光明直造升堂之域特其靜密之功有所不足一旦有悟自然之本體昭昭具在而平日講求天命人心之統乎事物者皆融會於中渾然無迹是卽所謂性體焉惟敬而無失以保守之非他人問學無素但守空虛之體者比此又不可不細思而詳辨者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天之命是爲無聲無臭之太極有元亨利貞之理而太極之流行有對待有周流畜之無形發之最盛而太極之無聲無臭者無乎不在人之性是爲無思無爲之人極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五

有仁義禮知之德而人極之流行亦有學修有經綸卷之藏密放之布濩而人極之無思無爲者無乎不在朱子自四十後深究太極本無極畫前原有易之旨研而極之默而信之觀天命於萬物之幽明隱顯觀人性於萬事之作止消息總不外夫天人心之靜含動以見之而其盡人而合天也必自一己之心之靜含動以合之其註太極也曰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其註易也曰止而止行而止又有詩曰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靜也止也無中含有也皆以心之未發之中言之故其體於身者實見得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充塞彌綸而存發之妙初不外

乎此心必此心常存天理滿足寂然無欲鑑空衡平凝定
在這裏然後隨其所感流行發見而皆不動乎未發之中
適完其無思無爲之人極卽渾然無聲無臭之太極而無
有分別此朱子服膺以終身者也雖三十年中不無悔悟
深切淺深生熟之次序而其保守天命於未發之中絕無
間於動靜語嘿之別者則固時時刻刻注意於此貫乎事
物而不與俱往也要而觀之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
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
泳切已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
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
者然仁禮義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
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
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
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
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
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
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
性體此下手要着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
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
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荅胡季隨呂寺丞講戒懼謹

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
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几有未
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
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
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
至於辨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
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
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
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却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
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七

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
發不詳所以涵養卽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
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讀中和舊說序諸篇

與湖南諸公書答張敬夫諸說
例蒙印可書已發未發說答陳

超宗書答陳器之書答林德久書太
極圖說註陳北溪錄窮究根原來處

辛卯

甚哉予學之遲鈍也予嘗讀朱子文而佩服之累年矣求
朱子用功先後次第之序而不得其說又見象山陽明皆
訛朱子踈於尊德性之功因求朱子所以尊德性者而又
不得其說夫朱子尊德性往往舉示來學而讀之累年而
不得其說何也蓋徒誦其文而不求朱子當日苦心曲折

之故又不發奮思循朱子尊德性之功以自養其德性無
惑乎終日誦讀而惘惘無得如此也已丑冬十二月自晉
州歸日以朱子格言反求身心及事物紛乘又隨手消散
因自激厲奮發竊念未發之中卽自己德性本體不涵養
未發何以立德性根本一日讀中和舊說序知朱子體會
未發之故見於此篇由此考年歲早晚進德之序畧得梗
概而究難尋其微密處復玩序文及與湖南諸公書答敬
夫諸說例蒙印可書已發未發說反復涵泳知朱子透徹
未發之旨見於此數篇於是日夜體驗屏去邪雜收心窮
理依朱子所言力行做去靜中不敢紛馳動中不敢擾亂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六

方寸之中稍有主宰方信朱子栽培根本之學如此親切
向來總未見得徒說敬說誠勉強用意究不解未發之中
爲何物功力無所着落良可嘆息是在庚寅秋九月也如
是者又數月幾自信得朱子傳心之奧爲不差錯體驗之
暇忽自念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自是一定準則然而動
靜起伏之交復艮動止之宜畢竟有些轉換在有轉換則
不能一手握定隨時隨處無非大本運用進道之幾正在
此時不可忽過以致不得定靜於是取朱子答陳超宗陳
器之林德久書太極圖說註及陳北溪所錄窮究根原來
處數段反復誦讀而玩味之沉思研極恍然自覺朱子教

人入門下手原直從未發本體指示使人有所領會卽就本體緊着主敬工夫由情知性識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中有此志氣便可做講習存養功夫使人有所持循若不由情知性依舊是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必墮於空虛如陸氏之學任意乖張不然必陷於茫昧如俗儒之學止了文義心理事理裂爲兩片內外體用不能直達所謂未發不過料想臆度終屬影響也蓋朱子窮究根原來處之功以知性爲要吾儒學朱子之學亦以知性爲要補小學從主敬下手入大學從志學志道下手知性工夫從本心發端體驗本原下手須反之身心果見仁義禮知意思情狀又反到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只有渾渾融融大正欽明氣象確有據依絕不是恍惚影響始覺說虛說空及疑有四塊者不得謂之知性也始覺四者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磨兀坐終日甚有味也始覺未感時便有分別不待感時方有分別也知性是體驗未發吃緊工夫必如是方能一手握定隨事運用在我手裏所以立人之道與立天地之道一般始之終之俱在知性討消息也旣見得此端緒在是不可只任窺測便須實下手做方爲已有遂從此反到身心自朝至夜兢兢業業端莊持養如讀書窮理應事接物嗜好言語皆歸於大正欽明氣象不得一毫浮游

動蕩不得一毫穿鑿造意須信得天命我以德性必於倫常有肫篤意思於民物有同患意思刻刻培養刻刻平復刻刻凝定擴充以保守光大此未發氣象如是者又數月漸覺性體時時呈露只在這裏仁義禮知渾然在這裏如穀種生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燦然在這裏如穀種萌芽視聽應酬皆在這裏發動觀物考古皆在這裏分曉直有不用轉換一直做去之妙舉從前日誦日習而不解者今方透得覲面相承亦竊自幸矣但不能純靜猶有雜念此須工夫接續非可旦夕期者是在辛卯冬十一月也嗟呼予讀朱子文而佩服之累年矣少時所讀四書語類或問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而止壬午癸未後始得文集語類全本而讀之亦不能遽領其旨而必歷艱苦而得之乃如此向使早得是書而讀之有會於全體所由存大用所由發則持養德性運用事物不用轉換之妙久已積累栽培操之在我又何至惑於象山陽明之邪說徘徊岐路至今日而始有入機哉然亦幸而有契於今耳向使不得是書而讀之不困心衡慮以求之將涵養未發一層吃緊工夫終於難曉而逐物徇外之病虛無寂滅之歸勢所不免遂使朱子上承孔孟周程正學之旨無所養於心無所見於事而惘惘終身也豈不大可惜哉然則今之有契於數篇者固不免於積學遲鈍

之嘆而又爲不幸中之大幸也得此根本加以讀書集義之功當必進一境更有一境之益要在不懈其志與爲終身而已矣筆此自勉且示子姪焉

讀朱子語類一百十七卷文集五十七卷

戊戌

向讀朱子語類一百十七卷文集五十七卷及宋史陳北溪先生傳伊洛淵源續錄北溪字義諸書考北溪於朱子庚戌冬始見僅半載已未冬再見僅兩月拜別月餘而朱子易簣矣統觀前後而細味之朱子之善教北溪之善學皆了然於心目而後來之宗朱子者其必以是爲規矩哉方庚戌之始見也朱子教之曰凡看道理必窮箇根原來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北溪自聞斯訓處處窮究根原來處日用行事語默動靜皆是此心天理流行之實如所問心說體仁說諸篇志學喟然諸章講義語語精密透極義理透極功夫都從心中流出非紙上泛設所以朱子每語人以南來喜得安卿而亟稱其善問也及已未再見所質日用實事皆是道理朱子深許之又教之曰須大做下學工夫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如洪範周禮諸書雖未能洞究精微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須

撒開心胸天理大所包亦大而今已有本領却只捉定這
些子便了也不得北溪自聞斯訓遂無書不讀無物不格
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端緒故其語學者曰當開拓心
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
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
後左右逢原真爲已物此北溪一再見朱子服膺其教以
終身者也叅考誦讀之暇穆然深思奮然震悚爲之嘆息
曰先儒之好學如是哉今語類文集所載朱子教誨之語
北溪請業之目不啻數百條日讀之而不知自勉當日進
見受教之時前後不過數月而始有所聞而力求夫天命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本原之故繼有所聞而貫串乎千條萬緒之中見益高明
功益平實不愧朱門之顏曾焉予固宗朱子者自寅卯時
畧見門徑今又得此次第可不奉爲規矩而循此勉勉哉
所惜者僅見字義二卷嚴陵講義四篇續錄所載數條而
已戊戌三月日謹識

讀朱子荅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三書

壬寅七月

朱子答超宗以立志識義理規模荅允夫必主敬方能有
所見荅叔京養得見得守得若有不同者實體之有漸進
層累上達自得之妙其功夫次第必以立志主敬爲先此
心方有所收斂有所存主荅超宗之立志荅允夫之主敬

是第一層又必識義理於方寸中而實有所見方有滋味
孜孜不能自己荅超宗之識義理荅允夫之有所見是第
二層又必如力操持着意研究方能存者常存明者益明
荅叔京之持守窮理是第三層細玩荅叔京書實包得荅
陳程二書然必三書備而後次第明可漸進上達矣如其
不然不立志根本無所發動何以爲主宰不主敬雖有志
何以立得定耶能立志主敬矣若方寸中無所見不識得
是自家性命真諦不可一日離必至悠悠散漫豈能免於
若存若亡徒勞把捉之弊耶能立志主敬識義理有所見
矣若無持守窮理之功以繼之又豈能久存豈能明徹耶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熟讀此三書心體之身踐之實驗得向空無所主今能有
主向心中無義理今心中有義理向不能久存不能明徹
今能久存能明徹如登九層塔上一層是如何又上一層
是又如何歷歷有進有自得處始知朱子是善教今日自
已是善學大有一堂師弟之樂焉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讀朱子荅黃直卿書太極說仁說諸篇

荅陳安卿體仁說心說書

荅項平父書荅吳晦叔書荅陳才卿書荅呂子約書並徐居父沈莊仲葉味道所錄不忍人章

寅

自寅卯以來稍知門路識得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
中只要此心天理一直做去不用轉換之勞而或斷或續

或明或暗或強或弱之故時在几微眇忽之間踈密閒忙之際其不能自作主宰處有不敢強言無滲漏者反復以思終夜不寐由於書我不能合一心性不能真切知處不透徹行處不堅牢以至於此安望此心天理呈露大作主宰絕無間斷恍惚之弊乎掩卷沉吟心口相質啓我者惟朱子成我者亦惟朱子仍從朱子集中得其切要廣大者讀而又思思而又讀如是者有年乃知朱子切要用功處原自曉然惟深入返已者始能有以見之體之非可強探力索取效旦夕間也夫書我不能合一者由於止知理在於書舍書別無用力所以日夕匆忙似有所得而釋卷惘然無可存主如是讀書雖勞何益試觀朱子荅直卿書前論先天太極之一本萬殊後教以親切要約觀事窮理之法須從立脚處做起直做到萬理洞然通透活絡方爲實地讀此篇可悟讀易在於切已推而廣之聖賢經書先儒格言不可徒誦其詞必有立脚處而涵泳從容知其所言莫非吾立心行事之準則所讀之書皆爲栽培灌溉之用而絕無書自書我自我之病矣夫心性不能真切者平日止解文義不會向自己身心上體驗故日事誦讀不曉心性是何情狀試取朱子太極說仁說安卿先生體仁說心說數篇及本傳訓學者語讀之所云靜而常覺動而常止

者如何所云藹然愛人利物之心者如何所云此心豁然
瑩淨光潔無一事一物不在吾生理之中者如何所云千
條萬緒皆隨彼天則而心爲之周流貫匝者如何所云開
拓心胷大作基址萬理明徹於胸中者如何於此有得方
是立脚處方是親切要約處方是既有立脚處而又推求
事理之學透得此關實信心性是天命本體則所以兢兢
保守不敢失墜勉勉擴充不敢窒塞者必能用而不違
自己矣至於知處必須透徹而所以透徹者必在心真理
正而所云見得心真理正者必於事物古今經書史傳實
加講求則此心之真此理之正方有依據而不爲異說所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五

搖惑若於事物畧加體察而不見心真理正與漫說心真
理正而於事物之當然不相符合則內外判斷心事扞格
之弊叢生叠見矣故朱子未嘗教人只守此心必講明體
察事物分明心理的確融會貫通始有洞然了其白黑之
效也至於行處必須堅牢而所以堅牢者必在心體溫良
正大而所云溫良正大者必躬行實踐處處行履則私可
以勝內可以直方得發生而漸復本心之體段若於心性
畧加充拓而不到直內勝私與謾說直內勝私而於吾心
之本體不能實證則億度徒勞影响無憑之境所不免矣
故朱子未嘗教人只知仁必隨人淺深大着工夫浮刻潛

消溫良著見始有到得地頭實知其味之效也學者之患病不得其門與不實用其力耳不實用其力則此心此理固不免或斷或續或暗或明或弱或強之弊卽操持之察識之而操之過甚有急迫助長之虞察之難見有尋求捕捉之擾而所爲心眞理正溫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終在依稀彷彿之間何由而有洞然之日乎惟先有立脚處全在心性四德四端認得眞守得定又加精求實踐充廣涵養積累有年大作主宰不聞於几微眇忽不分於踈密間忙庶几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安於義理不敢妄動由是知之益明行之益力而守之益固造到滿腔子是惻隱羞惡

此非能至也惟朝夕勉焉寤寐於斯飲食於斯不知至之於何日也亦斃而後已焉耳朱子教人切實處不止此數篇予於宗朱要法中詳言之茲特書自勉以示同志諸子時壬寅十有二月

讀朱子答程允夫書

已酉

讀此一篇備見朱子教人主敬知性知行並進用功次第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盡心焉然非多讀朱子文不知此篇之妙非反身實體確見其次第淺深之所以然者亦不知此篇之妙也其曰莊整齊肅至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卽大學首章或問主敬一段與胡廣仲欽夫未發書之意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教人力主敬以補小學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卽答陳超宗示喻向來書之意教人立志識此義理於自己方寸中以爲主宰也惟其有所見至其敬日躋卽答何叔京持敬之說示諭必先二書答呂子約心無形體書答吳晦叔前書所論書答張敬夫諸說例蒙書答陳器之性是大極書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諸篇之意教人既見心統性情之妙在自已方寸中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時時發見燦然分明知行工夫浸浸有味皆以主敬貫之真知實踐勉勉向前不肯中道而止也下文又引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數語以足之正見無窮工夫皆從

主敬做去後又言識佛氏之非與鳶魚有事同一活潑潑地之旨亦從居敬窮理用功便自見得故主敬之教實學聖之根基漸進層次昭然可見朱子苦心千載如揭學者讀之須節節體驗篇篇體驗就自己身心遵其所言循序而進乃能心領神會默默喜悅不能自己矣不然徒誦焉耳究何益哉

坤復乾艮四卦說 丁酉

朱子答張敬夫云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壬

人也養觀說亦同此旨陳安卿問仁云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朱子然之及答呂寺丞又云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如此分別何也復卦本義原以動言繫辭以顏子之克己爲復程子以過未形而改爲復朱子以失之未遠能復於善爲復皆以動之端立言其言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者卽以復爲至靜也其以純坤與復有別者所造益深所見益切故云纔思卽是已發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也

嘗玩三卦而叅以乾焉此心澄然一念不動炯炯惺惺涵
養深潛四德萬理皆在其中陽氣生意含蓄斂藏此是純
坤不爲無陽氣象及其端之發也雖曰一陽動而實靜中
之動依舊涵養兢兢保守此是復卦氣象及其應事發見
克周必思中節仁義禮知隨處皆是經綸萬變主宰凝然
此是純乾不爲無陰氣象其既發也各如其理各止其所
心體無毫髮擾亂此是艮卦氣象全在平日居敬窮理集
義三者實實用功使心體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
上乃能歷驗有此境候如不居敬則內外散漫矣不窮理
則識見粗疎矣不集義則行事乖舛矣所謂坤復乾艮氣
象豈能一旦嘿契其旨哉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完

釋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

此四句言造化爲生物之樞紐卽太極也

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

此四句言太極生陰陽而有無疆之體用也

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

此四句言復之有所以爲復也

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

此四句言復之始闢在天地者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

具也

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

此四句言復之始闢在人心者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卽邵子初動未生之旨朱子純坤不爲無陽之義也

有苗其萌有惻其隱

此二句言生意感動之端但未措施於外正復之動見天地之心也

於以充之四海其準

此二句言復之動而順行擴充周徧也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

此四句言學者當安靜以養復卽程子涵養須用敬能敬則自知此也

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此四句贊復之結詞而以敬而無失詔學者也

主靜說

壬寅

周子所謂主靜者全在無欲所謂無欲者全從定之以中正仁義來稍有欲念仍舊失了故必主於無欲而人極乃立惟朱子深透此旨後儒偏重靜不能無弊因作是說

主靜之脈自周子開之學者不從靜下手斷無入理然靜非空無所有也惟朱子知太極是天德會歸故收斂自己身心盡掃雜慮光明洞達直從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實實體驗根原來歷模樣是如何是時他念不生只有中正仁義渾融氣象卽性體也到性體呈露切不可毫髮外馳放鬆一步須時時刻刻足重手恭視明聽聰整齊嚴肅專一顧此性體不入不二不三無有昏昧無有倚靠無事時不起雜念有事時不逐外物則性體卓立在這裏積格物稽古克己集義之功久久充實則性體如鏡明如水止終日應物而神理凝一精明毫不動搖動如是靜如是晝如是夜如是不以久暫忙閒稍有間斷也由是事親卽性體之盡誠竭力事君卽性體之盡忠致身兄弟卽性體之友愛怡怡夫婦卽性體之敬賓秩秩朋友卽性體之同心切偲由是讀易卽性體之貞明貞一隨時從道讀詩卽性體之發情止義無有邪思讀書卽性體之知人安民順時凝績讀禮記卽性體之敬身成身秉禮反情讀春秋卽性體之辨名定分敬天勤民自一身嘖笑以至經世育物入政六官之規矩條理皆此性體貫通絕無紛擾這方是中正仁義渾融氣象之主靜復得無極太極之真蘊藏也若不以仁義禮智爲主而偏於靜幾於空無

所有矣豈周子主靜之本旨哉

書主靜說後

癸卯二月

主靜說閱一年觀之有未備焉夫主靜之法必在無欲所以無欲必在窮理於理欲界限分別極精透方知性體中正仁義之理是我主宰又須閑邪存誠閑存之法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制之於外養乎其中庶幾大正欽明氣象呈露光潔常在這裏而不爲物誘所謂未發之中如是主靜立極如是嘿坐澄心體認天理如是嘿固然語亦然坐固然行亦然行立坐卧食息起居念念不舍涵養專一久之久之可與大化融洽無間也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乃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主靜第一着工夫極其細密須刻刻隄防護始得內外一晝夜一始終一也然非於仁義禮智之性體大有體驗終不足以與此

性情說

乙巳

有問於予曰或謂不窮物理專求之性情則陋而易差何如予曰學者知性則格物有實地患不能求之性情耳果實求之性情必窮物理有的確廣大工夫程子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又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達化由通於禮樂學者果有真盡孝弟真好禮樂之性情則窮理充拓躬行實踐之學自有不能已者程子看性情大或人

看性情小程子看性情物理一直貫通或人看性情物理
分別對待所以有陋而易差之語試讀小學孝經樂記祭
義諸篇反向身心體驗自知求性情之不陋不差矣語類
大學十五卷有學者欲見格物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
一條細細咀味知性是窮物理實地不信然哉推或人之
意得毋謂止求之性情不讀書不窮理者將陷於陸王識
心之弊乎不知專求性情不能擴充是亦拘謹一行之士
不與陸王之徒同例彼陸王之徒求諸虛靈知覺之性執
拘狼戾之情其所見偏蔽差謬而非能求諸仁義禮智之
性情者也安有求之仁義禮智之性情而不讀書不窮理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

以終身者乎昔人有云象山陽明是孟子一派予以爲不
識孟子若以察識性情之四端爲措心於恍惚幽深之處
竊恐所見無異於昔人之說而朱子兩孟集註又將何以
發其精奧乎要之讀先儒書須通其意不可泥其文體讀
心不可執其詞參求衆說以深造之不可舉一而廢百反
求性情之旨朱子於孟子註力言之學者用功操存從真
性情立本檢身從真性情整飭敦倫從真性情灌注讀書
從真性情玩索應事觀物從真性情措置明察此卽物窮
理內外合一之要法也夫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七

終

如己丑之悟中和舊說序與湖南諸公書等篇文集所有語類所無如語陳北溪窮究根原來處識許多規模大體等篇語類所有文集所無如近思錄周程張遺書之解語類所詳文集所畧如封事奏劄以告君時事出處以答朋友之詞文集所詳語類所畧此等相參處甚多其切要實關係造道入德之方爲何如而元明以來諸先儒絕不指示發揮以開正塗以啓關鍵令學者如入茫茫大海之中而無所適從亦誰任其責也耶至於主敬窮理之說朱子以此立教其用功也自格物致知入手見於壬午封事奏劄四十後以主敬補小學工夫先涵養而後察識見於

答胡廣仲張南軒林擇之諸書答陳超宗又云先識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中然後加以存養省察之功因此積疑窮究累年後熟讀答何叔京程允夫書而反求之恍若開明得其領要蓋朱子立教以遵小學收放心爲先小學主敬工夫只是收斂在此尚未能有所見而主敬之功淺入大學必先格致識得義理有所涵養而主敬之功深到德成於己斷定是箇孝弟忠信底人在這裏仍用戒懼存養工夫則所養益密而主敬之功益深此主敬窮理之序不可不知也格致之說其序以格物或問章爲程式而語類所載窮究根原來處模樣渾然燦然之義文集所載

經書指意史傳得失日用事物精粗本末融會貫通之旨不可不知也力行之說其序以行狀修於身者一段年譜所紀行事爲程式而文集所載答會景建吳晦叔諸書語類沈莊仲錄曾子剛勇决烈余正叔錄只有致命遂志等語不可不知也迨其後主敬之功熟知行之力深不待操而存不待考索強力而自精自純正是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直內便方外方外便直內動靜無違體用不離純是天理之候不可不知也嗚呼朱子往矣承周程之學而遠接孔孟者昭於天壤五百餘年矣周程之書渾穆簡直幸朱子力爲發明集北宋大儒之成而爲來學之宗蓋其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

天資高明學業深密主敬以立本窮理以致知天命之原人倫之大民物之待命鬼神之流行無不濶徹於胷中而所以修己之實措事之方脈絡條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不盡其蘊奧是以果行力踐歷之患難生死初無二致而造於盛大純粹之極又留之簡冊凡收斂身心體驗道理先後淺深曲折次第之故無不備言之使後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實實有階可升有門可入日積月累馴至於聖賢之域而不墮於虛寂之途則此二書之傳留其心顯著於人心其功被覆乎萬世矣溟愚不肖中歲方知講讀用功旣晚賦質又鈍常懼無以窺測其萬一幸困衡之

餘忽啓其靈稍見端緒循溯而往漸進漸親若有契會既
編聖學考畧歷叙始終編誨人編以見教道之法茲又選
文集語類自補小學以至造極其卷有九不敢云有得於
朱子之學然按其收斂身心體驗道理先後淺深曲折次
第之故亦畧有當讀之者誠因是立頑起懦遵升階入門
之序而深造焉修己則仁義禮智之體立存誠集義實得
於心而無毫髮之假借措事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用
行宏綱巨目實根於理而無功利之紛營英明果決必竭
其才將德成於己可爲後學之標準可立道脉之綱維明
章其學廣傳斯人庶幾補元明以來諸先儒所未及而朱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四

子在天之靈亦必有以鑒之也夫己亥三月後學朱澤澗

謹序

選讀語類目錄後序

或問於予曰朱子語類已有成書持守知行分載明白子
之是選也何爲乎予曰子洪先生分類最確無庸擬議予
之分九條者固以便於誦讀體驗而亦有說焉朱子之學
原是尊道齊頭用功雖有道問學工夫多了之語實從德
性上着力且明以訓詁詞章無益於性情之病深戒學者
後儒吳草廬輩遂從而分之以尊德性屬陸氏以道問學
屬朱子歷今五百餘年未有定論正嘉間陽明倡爲格物

狗外之說以議朱子使後世之宗其說者皆執此言紛紛立論遂使朱子平生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皆置而不省爲吾徒者雖謹以朱子爲宗而於此等切要精透處亦不力加發明闡揚其蘊且以心學爲諱是無異於藉寇兵而賫盜糧也幸子洪先生記載分明令人一見了然有直截下手處深得當日諄諄誨人收斂藏密專致其尊德性之教是洵一片苦心上衛朱子聖道而下教後學者矣但切要精透語散見於各卷者甚多在予洪先生亦不料後世學脉分裂之弊竟至於此後人僅妄說猖狂之餘若不彙聚發明拈出此義力爲說破以明當日指本體親切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五

做工夫深意則爲彼妄說者只以講解常語視之而爲吾徒者又不知從此等切要精透語循其方遵其旨就自己身心實下奉持德性工夫則朱子誨人收斂藏密之教依舊埋沒於紙上而不深入於人心大可痛惜莫此爲甚有志朱子聖學之正脉者安得不起而任其責哉予愚不敏不足以及此竊慮學脉不明思得前哲留傳之集有能明此者以爲之宗而繼述之遍爲搜訪於書肆藏家旣不獲有一二又求之近世海內宗匠之儒者冀有同心共學商究而知交旣寡解者無人於是不揣愚昧擅爲闡明選文集數百篇畧叙此義尚有未盡繼乃依九條之式採語類

各卷切要精透之語附於文集之後而此義亦大顯明矣
試以居敬持志一條言之如五十九卷仁父問平旦數段
一百十八卷一日因論讀大學數段一百二十一卷或問
居處恭數段其斂束放心者如何切要如何精透象山陽
明集中有此等語乎猶謂之畧於尊德性乎以涵養未發
一條言之如六十二卷楊通老問中庸或問數段七十四
卷易簡理得數段九十四卷問無極而太極數段其涵養
本體者如何切要如何精透象山陽明集中有此等語乎
猶謂之畧於尊德性乎卽此一百八十餘段讀之自知朱
子收斂藏密之功煞有次第故舉以教人於德性之體段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六

條理言之極詳尊之之功必居敬以整內外由已發以反
未發淺深踈密顯著昭明恭敬奉持直透本原與天命默
相契合歷觀先賢之言所以指示性情提撕工夫未有若
此之明且要者也且非獨二條爲然也朱子二十餘歲時
從事延平以求聖學之傳後交南軒以識端倪之真至四
十透未發之旨自此以後無時不用力於尊德性矣以主
敬補小學卽以養德性之原其言立志知性者所以植德
性之發幾識德性之脉絡也其言窮理致知者所以開明
此德性而不使之稍昏昧蔽塞也其言力行踐履者所以
堅實此德性而不使之稍傾圯虛浮也其言王道措施者

所以運用此德性而不僅僅獨善自了已也若夫歷患難生死而德性之凝定貞固不搖奪於利害極盛大輝光而德性之純粹精白直馴至於渾全此尊德性之極功而終其身以優入聖域而無已時者也合此四百餘段讀之皆是循循收斂藏密以盡尊德性之實修乃知其道問學之孜孜不已者無非明瑩德性無有不透徹無有不完足以充滿夫全體大用之本量而非判爲兩途何嘗有徇外遺內之病如彼妄說之分毫哉又豈屑與彼只拈心靈以爲奇特而混佛老管商以爲體用者共較短長哉嗚呼朱子之學原自顯明於天地間上承孔顏曾思孟之正脈非象山陽明所能幾及卽其所訾議亦扣槃捫燭之見何能損其萬一然自正嘉後學者頗有分門監職之勢則衛道之責必有攸屬後世誠有卓然崇正之儒於語類一書反復研窮沉潛玩味尋其脈理先後次第之所在日用之間認得自己德性以其所言尊之之功爲宗步步遵循時時效法戰兢惕厲以保守其固有之良又讀書窮理力踐躬行以不懈其道問學之業則德性日存日充問學日明日著以求無負朱子嘉惠後學之教又與二三同志共爲講求俾各尊其德性各道其問學一如朱子與朋友講習之旨則子思子尊道之教惟朱子得其宗惟宗朱子之學者爲

能傳其宗而被之奉佛老以託名於尊德性師管商以託名於道問學者謬戾舛差不待辨而自明以此質之子洪先生可以印合卽上質之朱子亦可以潛通而無愧也夫

書南軒先生集後

甚哉論學取友受益無窮有志學道者不可執已見而不求友以自克也朱子三十歲後已造於正大通明之域往會宣公共論乾坤動靜性情之旨見於詩文者極其深切著明矣若宣公之受益於朱子者又豈可以數計哉宣公從事五峰先生所見高明湖南諸公無有出其右者若不遇朱子講習切磨十有餘年竊恐性不可以善惡言之教

止晁先生文集

卷之八

八

出於五峰學者相與謹守而遞尊之其流傳之弊必有所失無善無惡之說不待象山而已有任其責者至於知體四端而不知涵養未發知主敬而不知敬貫動靜必以靜爲本他如論公論仁皆不及朱子之精密往復極論而宣公從善之勇會悟之真出於吳晦叔胡廣仲諸公之上厥後所造益深所養益粹反就於平實簡易之地夫以宣公高明朱子素所欽服而其受益於朱子者如此則凡學者稍有一得之見而遽自滿足者亦大可悲矣今讀其集先後問答進德之序可考而得其梗概焉故謹識之

跋陳安卿先生集

戊申三月山陽邱子侶遠寄來安卿先生集十四卷乃儀
封張公選本澁讀之十餘日反復玩味意義無窮而其前
後進德之序得力於一見再見訓誨之方而實致其力於
已有顯然不可誣者由其聞根源之訓初未能曉由別後推
詳之功言之則其究勘本原透徹底蘊見得爛熟可知已
由其聞大作下學之訓無書不讀無事不格之功言之則
其卽顯見微卽事見理融貫精粗可知已至其荅蘇德甫
梁伯翔徐懋公陳伯澡林司戶諸書所云明德之本領主
敬之嚴密格致之精詳先後次第透入骨髓學者循是以
往庶有得於朱子之門徑焉若夫闢佛極微有發前賢所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九

未發者而嚴陵一番講論大斥慈湖之禪宗明詹喻顧邵
之沉溺則又朱子門人中衛道之最著者乎叙述云先生
集五十卷茲僅十之三耳予老矣不知能見其全集否戊
申四月日謹書

其書羅整菴先生荅王陽明先生書後

羅整菴荅陽明書云嘗讀朱子文集與張南軒書云於實
體似益精明至不容別有一般道理云云愚按此二書大
有分別前書所稟一書整菴以爲與陽明所以自序無一
語不相似抑知所以相似之故乎此書在卷末一書之前
書內明言通天下是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須臾停卽舊

說中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未嘗發耳其二云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不合卽舊說中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其論又適與予意同用是自信者是時朱子所見仍是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不可與卷末一書同也若卷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乃己丑春悟心爲已發之非亟以書報欽夫與湖南諸公書同時者首言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卽與湖南諸公書所云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之語又云人自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十

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卽與湖南諸公書所云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之語兩書相較無不脗合而與前書所稟一書絕不相入整菴乃比而一之其亦未之細考耶愚嘗讀朱子文集而細究之中和舊說序朱子自序甚詳諸說例蒙印可及與湖南諸公二書皆自道其叅考程子與與叔季明論未發諸語而有得之故而與欽夫者尤詳蓋朱子受未發之旨於延平未有所契而此心不忘積有歲月而其功不懈自丁亥訪南軒亟以此理質証雖無的見而操存舍亡之分安它正施之力見於誨諭曲折前書所稟二書開陳

反復歷歷如訴至今讀其詞想其用力之勤持志之有本
隱然流露於筆墨間確有依據而非虛見至於己丑一悟
再閱程書而心統性情之旨神明契會固其豁然貫通之
候亦前此用功已至畜極而通之所到不得執己丑至是
之論而遽抹從前功力之爲非也然其淺深造道之序幾
微辨別之介有不可混者故朱子記論性答稿後末云此
稿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卽指諸說例蒙印可
一書則此書乃朱子所最斟酌者烏可與前書同觀耶陽
明於朱子書原不細考整菴篤信朱子此書前後辨論甚
明獨此數語何爲不詳用力之序而漫以二書並論也故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人

十一

書之以質知道者

附原書

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
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
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
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徃徃自見
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
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
竊以爲于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
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

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雖或其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辨明也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

共學山居講義

潘君振聲曰今日諸友會聚所各將嘿坐澄心體認天理八字理會一番庶不虛負此會諸友各有懷說予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實統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人心之本然卽天理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天理也只爲後來私念雜念習心習氣如富貴利達色食嬉遊之類汚染引誘使此心馳逐奔放事離本念念交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七

物無須臾停息澄清遂致本來天理埋沒銷鑠竟不知本心爲何如縱一時感動亦僅石火電光隨發隨消真如孟子所云梏之反復夜氣不足以存與禽獸不遠矣言念及此虛度一生大可悲慟須得大頓眩一番如死復生自念同此一心聖賢何以爲聖賢自家何至同於禽獸躍然振起立箇希聖希賢之志此志一立便是根了又念聖賢仁義禮智之性何以充足飽滿自家仁義禮智之性何至剝蝕消亡須依朱子體驗來歷模樣之言一一反求自家心中如何是盎然生意之仁如何是截然不屈之義如何是凜然不懈之禮如何是了然不昧之智親切體驗歷歷分

明尤當儼然主敬內外整嚴驗於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此心渾然是本來天理卽程子所謂仁體無如私念雜念習心習氣洗脫不盡乘機竊發攪擾糾纏雖勉強主敬必有拘苦難久之患竊恐稍稍體驗者依舊立不住安能實有諸已必須整齊嚴肅嘿坐澄心使一切塵想客慮消散無有只有本來公平正大渾渾融融氣象隨時隨處無有妄念靜時敬靜惺然動時亦敬靜惺然飲食睡寢行止坐立亦敬靜惺然歷得五日十日半月一月不專靜坐皆是如此此所謂體認天理此所謂涵養未發之中到此地位天理昭著卽是仁體呈露一片生機發見有本領可依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

據正好下工夫保守自此以往更加警策不敢慢襲則天理管乎身體求盡人倫不敢苟且則天理管乎綱常就日用間讀書窮理克己集義常常收斂保聚存養此天理擴充此天理依此天理應事接物得失上執持紛雜處叠定患難中牢固經理措置盡我之誠循物之理處處小时刻刻虛懷事雖萬變而天理主宰絕不動搖方是實有諸已栽培功力與時俱進不敢放鬆歇手庶可入聖賢之路矣故我輩今日須要識得天理靜坐以養之是下手入門要着從此念念固執節節推拓着實讀書窮理着實克己集義工夫滿足此心清明瑩然湛然滿腔子是則慳羞惡恭

敬是非之心流行充盈却只寂然不動方是究竟歸宿所以此八字前面有工夫當下有工夫後面有工夫工夫透徹始覺此八字大有意味渾然天理存在這裏只管做去無起無訖無終無始也願與諸先生共勉之

驥沙東川書院商語

庚子十月十六日隨梁溪顧先生會講於東川書院顧先生講不知命一章講畢諸先生請予再講予辭以實無知識諸先生請之不已予再三辭不得乃敢請於諸先生曰今日諸先生原講易經予實無知識平日稍究心於朱子書籍朱子以復艮二卦發明中和謹畧申其彖義以請正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四

焉復卦彖辭彖傳皆言天地之復朱子又言在人有學者之復有衆人之復試以學者之復言之復卦下面一畫是學者一點陽剛真心卽天命之性發動最微渺處這一點陽剛真心乃一身主宰自然亨通以當念言之一點陽剛真心動矣又極順入而爲主出而漸長何有阻遏以繼念言之一點陽剛真心旣動而順行則念念皆真便是朋來无咎但這一點陽剛真心其發生非一日之故何也人生來真心原與生俱生只爲有生後知識漸開氣拘物蔽妄念習氣交戰糾纏自朝至暮終日終歲無須臾安靜致令此心引誘逐物浮動跳梁陽剛不勝自妬以至於剝本

然真心昏昧消鑠幸得碩果不食旋盡於上旋生於下其本體之明未嘗息者時時發露於隱微中學者痛自悔悟從羣陰蔽固中忽有必爲聖賢之真心透出這方是一陽之動反入身來如沍寒之極忽有一陽來復是天行之自然卽天心之可見者當此之時羣妄皆息念慮未起只有一點陽剛真心融融渾渾養在這裏故朱子云思慮不萌而知覺不昧是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艮卦彖辭彖傳皆就學者用功言程傳詳矣試畧言之所云內欲不萌者不見耳目口體之欲只見視聽言動之禮所云外物不接者不見富貴利達之物只見三千三百之禮緊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五

要在艮其背心止於所不見這裏只見天理是其所止處而止之其發念應事隨行隨止總循天理一切非禮遠避之或偶相遇視如無有毫不動搖故朱子云事物糾紆而品節不差是動中之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尚有一說請與諸先生共叅之心一也旣曰動之端又曰止其所旣曰靜中動又曰動中靜動靜異時反觀此心畢竟是動乎是靜乎學者從何處下手善乎朱子詩曰潛心雖出重爻後着眼何妨未晝前識得兩儀皆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此言太極是本體也又曰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此言敬是工夫也學者能實下主敬工夫切不可留一毫私念雜念

於心地當思慮未發時實實主敬涵養則太極本體自然
昭融在這裏識得太極本體主敬工夫愈加綿密涵養久
後無思慮時太極固昭融在這裏卽有思慮時亦是本
體之權度應之太極依然在這裏方信得復之靜中動良
之動中靜只是一箇方信得天地之心卽光明之道方信
得見天地之心卽止其所此朱子所以云一動一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皆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也太極者何
未發之中也性也天理也愚見如此不識然否望諸先生
進而教之

學課

丙午與同學諸子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七

每日清晨卽起端坐數刻以收斂身心不使散漫是主宰
吃緊工夫盥櫛畢謁家廟退坐書室讀經三百字溫經八
九百字務令精熟不可踈忽間斷徒廢前功無益也

小學近思

錄讀過方

可讀經

早飯後細講四書四五章以朱子章句集註爲主進以程
子之說叅以大全諸儒之論務反身實體其理不可徒事
講說與身心行事不相干涉次看程朱語錄三五版亦須
反身用功

程朱書畢看先儒名臣集須

周子全讀張子
讀西銘其餘選

讀

午飯後讀朱子文一篇同經書一般反身體驗不可只作

文字讀次看綱目三四十版寧少毋多究其君之明昧臣之賢否政事得失內外遠近民情吏治一一推求一代畢再細看二三番使此一代規撫通透幾分然後看後一代不可乘快不入細也

綱目畢卽看大學衍義衍義補

精神倦瞋目端坐片時以休養之不可過勞損氣力或吟古詩文望雲霞以豁

心目

晚課不必增日間有未完者補之有餘功只從經書先賢集理會以明義理如史漢文選尚不可雜讀况其他乎故貴專一也端坐數刻夜深乃寢

一日內事親事兄慈幼必盡理盡情肫肫懇懇如小學盡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七

倫事皆歷歷服行朋友鄉里須情誼切摯

每日讀書有疑處籍記之以俟問

爲學工夫先去俗態除冠婚喪祭必應外如宴會技藝等事一槩謝絕卽有事時亦須速了毋濡滯以妨正功

每日三次端坐須善體會學者無時不當端坐而云三次者其先有本領在宜亟爲申明以著用功之次第焉中庸未發之中卽性體所在自伊川傳龜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朱子再三詳明見於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以示求學蓋以學者立心工夫須着如此用功方有根本可據又答陳超宗見得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中書答陳

器之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書甚爲切要合四書而熟讀之
反復玩味有不能自己之志卽依延平行狀所云誦誦之
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
求所謂中者實實服行於整齊嚴肅嚴威嚴恪動容貌整
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又於直內勝
私躬行實踐下手去做先將名利色貨慾念搜根斬絕次
將游思妄想雜念盡行掃除蓋人心日夜繫縛在慾念雜
念上相纏相續至死不解則性體何由得見須是戰戰兢
兢務令本心與慾念雜念相離只有一正念自顧自明常
止常定所謂主一也不論坐立食息總要專一收斂纔覺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六

慾念雜念微起便斬絕掃除歸於良止不可有斷續須正
念常常止定如不止定只將孔孟程朱所示存養要語反
復體驗習之之久由一月至三月半年一年此心自有止
定時候未發性體漸漸呈露必須莊敬依九容以持養之
夫然後每日三次之說正所以提撕接續使不間斷非謂
從前絕無工夫僅靠此三次以爲收斂也如其不然起手
旣無大段工夫以爲收斂涵養之本繼此又無接續工夫
以造綿密涵養之詣雖日讀書不免於匆忙奔逐將有貪
多駁雜之病雖欲正行不免於着意應物將有處事不寧
之失安能有以養心有以制用使讀書正行涵養一脉貫

通耶

進德之功一日一月要時省驗方知淺深疎密每日自檢明德主宰能漸光明不昏昧否能漸貼定不搖逐否能盡倫紀不欠缺否能淡名利不染着否能澄思慮不混擾否能漸積累有許多道理否能常定不顛否能常惻怛不間隔否能常恭敬不放慢否能常剛勇不懼蒞否如此逐一檢點必前此病多今病少前此病深今病淺前此有病今無病乃爲得力此工夫如善信美大節節有以自信若不子細反身徒讀書不濟事

學道讀書只是一事學道學明明德也讀書卽學明明德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九

也大學明明德工夫必先從事小學小學一書賢輩幸已讀過又能體會意趣便是根基又讀過近思錄更好商量西銘一篇有大學規撫親切玩味便知自己明德是乾父坤母所生是家國天下所待命如何可不光明正大如何可不用八條目工夫論語所云博約忠信篤敬克己行恕興立成志據依游孟子所云四端擴充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知言養氣善信美大聖神中庸所云天性戒慎中和達德達道九經擇善固執誠明無非明明德工夫這都是已成誦通曉者只要講究時處處體向身來踐履栽培着實下手方於自己明德有發榮滋長意味不陷於時文講章

濫套也賢輩目下讀經或以周易應舉兼讀禮記或卽以禮記應舉禮記是不可一日離者如曲禮內則少儀學記是由小學入大學整齊身心策勵學業所當留心佩服處坊表緇儒四篇最要緊坊德坊淫坊欲早已尊人小心畏義好賢慎溺等訓以及十七條皆當歷歷體驗能戒其失否能有其德否冠婚喪祭鄉射燕聘能窮究力行否檀弓一篇事理常變聖賢進修無不畢具至於王制月令運器樂記諸篇是成已成物大作用二三年間熟讀此書乃見格致誠正修之實德行齊治平之實事業總在於此由是讀詩書春秋而統會於易分年限程鼓勇以進四五年後漸入漸深愈積愈廣如綱目通鑑反復尋繹使有成局在我則明新至善之旨可有得於胸中矣夫格致誠正修之實德行齊治平之實事業惟朱子言之行之最詳前乎朱子後乎朱子如陸宣公范文正公司馬文正公李忠定公張宣公陳北溪先生黃文肅公真文忠公其於八條目之實德行實事業皆言行具備書籍可考誠能接續用功爲之探其旨趣分其條理實於自己德行之蘊蓄事業之發施大有裨益者而大學衍義衍義補二書尤聖學之門徑而治道之津梁與朱子告孝宗曰願少留聖意於大學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擴充務極

於至精至一之地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玩此數百言則知堯舜禹湯文武以及漢唐宋賢君其精微純粹與夫瑕瑜互見之故皆可於此書叅之後真文忠公卽本朱子之意而行其義帝王爲治爲學之綱二格致誠正修齊之目十有二細目三十有七後邱文莊公又本文忠之意而補衍其義審幾微之目四治平之目十有二細目一百一十九合二書而考之衍義理精論確其源深其流遠不出戶庭而形端表正之要已舉衍義補雖道理發明有所未盡而見之正論之當人情物理多有脗合學者須於二書條目一一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

記得脈絡頭緒如何肇端如何措施如何結局必根於理而順其序自己心中了了明白內自身心性情之原以至閨閣子弟之親無不可以質神明而對君父外自三族親戚之好以至交遊遠近之誼無不有以淡勢利而篤真情凡農桑禮樂兵刑教化經術之理必因己之所明所長而講究當然之則期必可見之行旣不泥古而非今又不貪多而鮮實於二書必有得焉其有未備者叅以通考會典及經濟諸書以補之夫如是庶有當於朱子之意而先儒名臣之說皆資酌濟以有爲則大學立體致用之道萬不敢云全得於已而學道讀書之實際亦或無愧歟通前後

計之非十五年不能得力每日所讀凡三項經四書一項先賢名臣書一項綱鑑行義行義補一項七年可周又八年而可精此後常向其中探討潛玩惟日孜孜斃而後已無有止境此終身事也賢輩年皆壯強起此時奮發猶可爲體用俱足之儒若因循數年後悔無及其何益哉

凡經濟類書止說得治平事惟此二書直從大學發出件件皆關會明德所以爲聖賢明體達用實學須以行義爲主行義有見地則行義補有源頭矣然非素立志身心有主宰趨向聖賢正路經史已見大義透得先賢工夫梗概恐此二書亦難言得力也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

與諸生

承諸生雅意問業於予予從事聖賢之學雖歷有年寃無所得但有一日之長不敢不竭愚衷以相示夫聖賢之學意味無窮階級有序其次第庶有所循以進德修業也先疏最亟者諸生其身體之

人之所以爲人者明德也明德者卽仁義禮智之德也欲學聖賢全在明德不昧世之學者汨沒於聲色貨利之場陷溺於名位聲譽之塗馳騫於詞章駁雜之習將自己明德蔽銅虧損迄於銷亡虛度一生茫然無有豈不大可痛惜諸生自省當聳身振振拔出名利坑中不復作此等事

不復做此等人大立志氣求復明德之本然必以聖賢爲法周子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是也若自菲薄以爲不能便是暴棄必無爲聖賢之志矣此志不立謂不陷於世俗不昧其明德斷乎其未有也

聖人教人以小學誨童子自幼便習規矩後世童子皆不會習得小學自心而言一箇至虛至靈萬理俱備之心好貨好色好名好勝日日馳蕩於外自身而言容貌詞氣任意輕動無有檢束放肆怠慢與夫驕傲乖戾不遜之氣無所不有此張子所以有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之歎也朱子立主敬補小學法實學道根本今欲從事小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

學時已過矣惟主敬之功最有主腦主敬則收斂此心入腔子內不得好此好彼不得妄思妄想內有所主矣檢點此身入規矩中不得輕視輕聽不得苟言苟動外有所制矣內有所主則此心一萌便覺其邪正而不敢縱外有所制則此身一動便覺其是非而不敢肆論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卽此謂也清晨與讀書之暇須靜坐無思無慮肅恭澄澈以定心氣此伊川先生教法諸生宜深體焉

立身以孝弟忠信爲本務天地之性人爲貴百行以孝爲先一部孝經許多道理事業皆自孝弟發出自天子至士

庶俱以孝弟爲本行諸生當於事親從兄加意勉行承顏
順志必敬必恭凡小學所載躬行力踐不可有一毫忤逆
不可有一毫乖戾忠信者誠也聖人教人屢以主忠信立
訓忠信是一點誠心此一點誠心是天命源頭已心根本
若以虛假雜之便自壞天命自壞已心何以爲人何以爲
學諸生能以孝弟忠信爲本實實踐履做去然後卽吾日
用常行之道叅求聖賢垂訓之旨讀書窮理自此栽培漸
進矣

進德必在讀書讀書之序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
張朱五子書綱日大學衍義此其總要也目下工課小學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音

近思錄先讀一二三四五十四共六卷四書本經兼讀一
經先讀禮記周程程張要語載於近思錄矣朱子書以四
書章句集註大學或問爲主文集選讀如白鹿洞學規與

魏應仲三歌 荅劉平甫新年人事 胡廣仲欽夫 宋澤之自
人周深父所示 與陳丞相別紙蒙諭 又諭學者荅陳超宗
還疑意 敬齋箴荅潘叔昌細讀 林伯和示諭 楊子宜承諭
向來來諭 書之要滄洲精舍諭學者荅王子合所論 張元德衡陽
子晦所論 讀唐志王氏續經說福州學經史閣記荅曾景

建辱書 王梅溪文集後序甲寅行宮奏劄二此二十餘篇
當先讀讀書之法寧少無多寧遲而熟毋速而不熟須句

文詞

句反身體驗明理正心爲要毋徒好博不精忽忙苟且致有口誦而無心得之弊也讀書暇時將朱子文集自三十卷至六十四卷語類前十八卷訓門人九卷每日細心詳看十數版其中用功切要次第吃緊處反復玩味或抄錄或圈記以便再看醒目時時提撕必有得力然後可及全部矣

右四條係進德修業要緊工夫須時時在念視聽食息講論思索不忘於心切不可有天理人欲交戰於中稍涉騎墻之見積之歲月自有得力凡作文章命意措詞卽以所見道理發之就平日所講格式機局向背往來運用以成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

之德業舉業自是一事矣予所望於諸生者甚大且重尚其勉旃

跋山陽邱母胡孺人傳

雍正四年夏六月讀山陽邱母胡孺人傳喟然而歎孺人至誠之格天其應如此則其感人於不自已者又當何如也夫疾病修短操之氣數之天非人之所能轉移其亦明矣乃孺人始割以救姑而姑愈再割以救舅而舅愈三割以救夫而夫又愈如響之應聲歷歷不爽者何也蓋其捐軀盡倫之志素立於中是以屢蹈阽危不自恤其身並不計其應與否而誠之所格自有必應之理而無疑者矣夫

天人之際初無二理天且應之而况於人乎士人之有感於斯者能不自恤其身以事君則盡忠矣能不自恤其身以事親則盡孝矣孺人能之而士人壞之豈其然哉亦勉之而已故感而書之以爲勸

梁母閻孺人八十壽言

山陽梁君敬持與余交二年其學專其心誠其行敦篤而軌於理義互相切磋裨益良深一日持卷謂余曰先君子篤學好古抱負極偉未逾五十而卒吾母孝舅姑盡婦道教子孫今年冬八十矣願得吾子一言以爲壽余謝不敏梁君請益力余不敢辭也爲之言曰夫人之所以爲人者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

盡倫勤學也爲人子之所以壽其親者盡倫勤學也太孺人朝夕敬盥饋事舅姑以孝聞勤儉織紵佐君子以誦讀遵畫荻和丸之遺矩教子孫以成立賢矣哉真壺德之師表也今梁君篤孝能見其大兢兢業業無忘太翁素願以及太孺人之教夙夜砥礪抗志前修力追先賢之所以自立者以爲式淡泊乎富貴利達之求鄙棄乎馳走聲譽之習閉戶累年潛心正業以盡倫勤學爲終身不可離之事梁君亦賢矣哉自茲以往力學則期由禮記尚書而通於易詩春秋程朱史鑑之書立心則期由忠信始基而達於生人之故天命之原制行則期由謹身寡過而講究乎古

大儒修己治人之道則梁君之所以自成其身以壽太孺人者高於世俗之見遠矣歌曰淮之水兮源遠流長城之西兮慈母壽康衡門肅靜兮琴書深藏松竹茂密兮芝蘭馨香有子學成兮儒術輝光有孫執業兮庭訓義方養志兮樂有常進觴兮壽無疆

日夜箴

晨起洗心危坐正視拱手整容敬讀敏事山立惕行儀端養邃如臨深淵如對上帝動靜欽止勿三勿二夜深歷省斂心肅寐夙寐以安正性嚴氣清明且莊如晝而知晝夜咸通以立以俟有物存存終身默識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人

三

敬一箴

寂然不動滿腔戒懼嚴肅整齊忽忘勿助內外專一隨時隨處事至物來本此研慮不與俱往敬事如故有事如無事此中無二兢兢存存無起無仆敬哉一哉守此罔斁

寫照銘

爾坐必端爾貌必恭爾視必明爾聽必聰爾行必揚爾言必從爾思必整貞定母憧必主於理萬理可通必會其原一原乃逢顯微心德必期昭融齊莊涵養爾考爾終

座右銘

手足不浮身體不倚耳目不逐雜念不起神氣不動只守

天理天理於昭敬存這裏戰戰兢兢寤寐是以匪曰能之
守之以死

顧天齋銘

目不轉睛顧天明命把守津關雜念消淨雜念盡消明命
位正何以守之謹嚴主敬非惟銘齋實以定性習茲熟茲
無間無竟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八

終

止泉先生文集

卷之人

文

朱止泉先生

益五尚以香之勤蠟主端非辨說實見其世皆為之
日不轉睛顧天明命把守津關雜念消淨雜念盡消明命
無間無竟

朱止泉先生

天理天理於昭敬存這裏戰戰兢兢寤寐是以匪曰能之

止泉先生朱公行狀

先生諱澤雲字湘洵別號止泉姓朱氏揚州寶應人前明有凌谿先生諱應登射陂先生諱曰藩俱以文學有盛名先生之七世祖六世祖也曾祖諱爾遠邑諸生封中書舍人祖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仕雲南道御史父諱約康熙壬子副榜仕晉州牧先生晉州公之次子也生而端慤爲兒童不好嬉戲言動如老人既長遊鄉校雖習舉子業而志意高遠儻然有出塵之趣嘗侍祖御史公庭側得性理全書觀之心悅神怡景仰聖賢撫膺歎慕不能自已偶於書肆購

行狀

一

得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喜甚卽尊其次序小學四書孝經易書詩三禮春秋經傳計年熟讀旁及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大學衍義周程張朱暨明儒文集無不一一研究窮日繼夜雖遭水旱貧窘以逮婚喪酬應擾攘之中自立課程不暫輟又侍父晉州公山左費縣署中費有故家高某藏書極多先生盡借觀之二十一史依次閱畢其於兩漢三國唐宋五代中賢人君子嘉言善行與經制典則之要皆手錄之積久成帙帙嘗究心天文之學聞海陵泗源陳公厚耀精天文往請問焉得渾天圖以歸自製之中夜起觀推

測盡識其故又聚歷代輿圖攷知寰宇分合按之禹貢九州凡險夷因革要害之處罔不瞭如指掌至於黃河之自源達流而入於海歷代遷徙與或潰或塞之利弊又其精詳無遺者也蓋先生少時專務該博多識疆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恨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訾朱子者陸象山倡於前王陽明爲尊德性分門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象山王陽明爲尊德性分門裂戶勢同水火以是蓄疑於中久而莫釋然後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

行狀

二

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與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徹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久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註解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義理大槩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做工夫自一身之中以至人倫事物

之故卽於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
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
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
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
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
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
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
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
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
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
者存其天理之本然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
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
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
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
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持於貌言視聽
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尊性情
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
免失却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
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
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

不易之傳也先生既得朱子之學脈涵養玩索之功日嚴日密始者涵養猶須著力久而益熟覺四德端緒昭著分明始者玩索猶費思慮久而益徹覺經史旨趣觸類貫通存心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理日益昭明存卽存其所窮之理日益安固益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自四十以後又二十餘年其積累沉深造詣峻絕至於如此嗚呼朱子之學其密切要妙之旨當時及門如陳北溪黃勉齋蔡西山九峰諸先生親承指授守之無訛迨其後傳之愈久而愈失其真前明惟薛文清胡敬齋兩先生實紹其統而教

行狀

四

不大行自王陽明惟尊陸象山倡良知之說輒敢目朱子爲支離晦盲否塞百有餘年雖其後生徒潰敗破矣藩籬賴東林諸賢以及近世大儒閑邪衛道之力大聲疾呼而於朱子密切要妙之旨剖析未精先生生數百年後獨從遺編探其微言以體諸身以存諸心雖以布衣終老不獲顯於時而閭室屋漏篤實自修不求聞達之志擬之蔡西山九峰兩先生以及胡敬齋先生蓋先後相望如同一轍云先生誨人必由其誠有來學者誘掖鼓勵至於再三晚年來學益衆終日荅問臺臺不已嘗語學者曰士之專務讀書

而不知存養者固有入耳出口買櫝還珠之弊若專務存養而不於經史千條萬緒中貫串會通亦祇爲釋老之清淨非儒者正宗吾願自今學者取四書五經及周程張朱書熟讀詳玩躬體心會如是數年自見得從上聖賢相傳的緒非他說所能惑也其論存心有曰人之有身各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生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心所謂仁也其截然斷制者則爲義其肅然恭敬者則爲禮其惺然分辨者則爲智仁義禮智粹然至善渾具於心是卽未發之中中庸所謂容執敬別溥博淵泉者正形容其妙及其旣發亦只

行狀

五

此四者當愛而愛當斷而斷當恭而恭當辨而辨由內形外肫誠懇摯雖尋常小事皆此本領流露蓋所謂體用一原者可見於此而其契緊著力唯在於敬之一字靜時能敬則四德之根發榮滋長體段呈露動時能敬則四德之萌直達流行節目分明此朱子發揮敬字最爲聖學存心之要若陽明之存心首言無善無惡當其未發已剪伐至善根源旣同釋氏之斷滅逮其應事祇欲隨緣應付又類老氏之無爲內外判隔體用乖違以視朱子之學不猶莠之與苗鄭聲之與雅樂耶其論讀書有曰書者聖賢義理充塞

於中而形於言詞以覺後世者也後之讀者當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優柔饜飮真見書中所言皆吾心固有之理非從外索者久之此心栽培深遂擴充光明遂覺吾之心與聖賢之心默相契合渾然無復古今之間如此方爲實得不然考索文義講求訓詁乃誇多鬪靡之習宜爲彼之講本心者所嗤也至論讀書次第曰讀書之序先小學以立爲人之基次近思錄以識性命梗概學問實功於是進以大學語孟中庸章句集註或問然後以次讀禮記詩書易春秋句句字字誦之味之凡先儒發明處看得通透

行狀

六

融釋使四書五經之精蘊洞然於方寸由是而讀史可知古今治亂安危之故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因以應事可知義利公私之辨成敗得失之由如持權衡以度輕重長短不爽銖黍矣先生雖不見用於世而用世之具無不殫悉嘗以爲朱子之學有本有末必本末交盡方合於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故朱子文集語類所載內任外任經世大業一一推求他如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溫公李忠定張宣公黃文肅真文忠集實德實事接續探討覺其措置有揆諸三代之遺意通之當今而咸宜者顧蘊蓄於中無所施

設而條目森森略見於友朋問答間真可坐而言起而行也先生道益高養益邃方玩其所樂於畎畝中杜門韜晦不與人知而令聞遠著賢公卿大夫往往慕仰之雍正六年秋吾邑艾堂劉公師恕總督直隸時奉

世宗憲皇帝詔舉所知一人擬首薦先生將繕疏以進先具書幣遣其弟造先生之廬請焉先生卽日反其幣作答書懇辭乃免是時江南監司及郡守聞先生名知不可強致嘗於邑令學博進見時屬轉達景慕之意邑令有造門請謁者先生以諸生不敢抗禮辭再

行狀

七

三至然後見之先生平居坐卧聽事東一小室四壁書盈架中僅容膝每日未明卽起肅容端坐辨色時展卷莊誦事至斯應應已復故日辰無事閉關靜坐既暮挑燈伏案從容諷咏率至夜分陶然就寢雖祁寒盛暑未嘗有一日之間也先生事親盡孝太夫人李宜人早卒奉事晉州公日久晉州公居官力爲善政署以內事委先生主之剔弊除奸凡幕賓藏獲莫不嚴憚及晉州公致仕歸先生隨伯兄承養朝夕無違色晉州公捐館時先生五十有四哀毀骨立未葬前不脫衰絰旣葬祇奉几筵殷奠時享號慕三年不

袁家祠祭祀一遵朱子家禮酌獻拜跪雖老病不少
怠每逢先人忌辰變服茹素哀痛如初喪焉持躬莊
敬齋肅私居燕處與大庭廣衆無所異克已寡欲於
世味芬華澹然一無所嗜居常清苦簡默布衣蔬食
終日處之泊如也事有宜躬親者不辭瑣細雖匆迫
繁雜之中精神閒泰綽然有餘裕待家人品節均壹
而撫恤之恩纏綿無已守量入爲出之規豐凶有所
制臨財慎取予稍涉非義不敢以目處亦不敢以處
人親賢樂善殷勤如就芝蘭嫉惡甚嚴雖一飯未嘗
假借處鄉黨嫻戚無論親疎厚薄各稱其宜而一歸
於誠信或振匱恤乏饋遺稠疊未嘗爲人道說有以
事來謀者從容商榷必竭慮傾懷無不盡其謀豪富
貴盛之家踪跡濶遠末由親習苟微賤有犯者默默
受之不與較身居草萊志在天下四方傳聞歲豐人
阜不勝欣然倘有水旱之災流離之苦輒憂形於色
心胸恢曠每當天高氣爽風清月白之候吟咏自適
渾渾乎不知內之爲內而外之爲外者先生自辛亥
春有脾疾飲食減損骨象清癯日未明輒起溫習經
書如初有勸先生宜少輟者先生曰吾之讀書適意
怡情無勞於心猶飲食之不能離也持守之功益加

強固謂其子曰聖賢工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放
倒便自墮落豈可不懼至冬飲食更減寤寐益清每
日三鼓寢五鼓卽起天明後盥沐觀書竟日不怠壬
子六月骨愈瘦神愈旺每日讀易日昃後坐小院納
涼手持邵子擊壤集吟哦徃復充然自得旬日外月
色轉佳每夜玩樂不忍就寢時

箴傳

日日趨侍十三

日夜講乾坤二卦十四日夜講大哉聖人之道一章
語意懇惻媿媿不懈十六日早起如平常讀易至益
卦謂其子曰益象言遷善改過此工夫無時可已直
到會子易簣亦祇是此念到此時猶是會子爲學進

行狀

九

益處也晨食後散步庭中俄頃吐作遂不粒食而病
革矣十七日清晨

箴傳

至榻前先生曰死生一致因

吟邵子詩云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生
固在天地間死亦在天地間無有兩般又曰吾之學
遠不逮古人然朱子一脉微有窺焉所遺文藁吾生
平心力在此汝與吾子收拾存之是所望也十八日
早喬公省齋潔同其弟德園潔來視先生曰相別不
遠年來所商亦詳且盡但願努力經書培養一心令
此理親切端的實有諸己方不辜負此生耳某此時
病甚苦想古人如文忠烈楊忠愍在獄中受苦百倍

而心不少亂吾輩安常處順偶遇病困便不能耐豈
不慙對古人乎死生平常事時至則行無所戀也因
吟詩數首朗咏數過門人戚友更進疊至先生一一
酬答皆諄諄以讀書力學爲囑語不及他十九日質
明先生手自診脉命家人速備喪具強起端坐囑其
子以守身力學且曰居喪之禮以哀戚爲主又必整
齊嚴肅不獨浮屠異教理不可用卽鼓吹酒饌一切
喧雜煩鬧之事俱宜屏絕親朋相愛者只自撰詩文
備酒果告我靈前而已少頃語_{箴時}曰吾此刻心無
他念只烟烟者還之造化耳朱子論曾子易簣云室

行狀

十一

洞中惟餘此念信不我欺未幾氣漸微復就枕耳素
重聽至此忽聰家人哭泣聲細甚且隔房舍先生聞
之已不能言猶強曰須寧靜適家君與家叔父抑夫
公至先生猶舉手作別家君曰先生全受全歸毫無
遺憾先生頷之家君與家叔父甫出先生恬然逝矣
距生於康熙丙午三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七明年三
月甲申葬於城北松原庄之兆先生配李孺人六合
少司寇諱敬孫女增廣生恩廕七品京職諱之實女
孺人勤儉和淑善持家政閨門之內統紀肅然先生
嘗曰吾自少得以專心向學而無內顧之憂者蓋有

賴焉子一人

光進

女一人適

箴傳

孫男

允忱

女

俱幼先生於無極二五乾父坤母之原昭著

視天地變化萬物發育與自己心胷總此

充滿無少間隙存主之功日以廣大五

道理無窮時時提撕時時玩習直至

不懈記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所著有詩文語錄雜著若干卷平

得隨筆記之皆切於身心者若干

集大全潛心熟玩攷証朱子之學

所以屢造益深疑而悟悟而精

行狀

然可據遂輯朱子聖學考略一編

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

凡若干卷皆窮理精微之蘊也其

在守令養士必重儒官而總率之則

循良治蹟曰吏治集覽輯前代教學

覽輯大臣撫綏之善道曰保釐集覽皆

之志焉先生既逝遠近之人無論識與不

仰先生之賢願讀先生遺文以想見其為

先生二十餘年蒙先生之教育不為不

言行不為不詳大懼闕軼放失無以發



